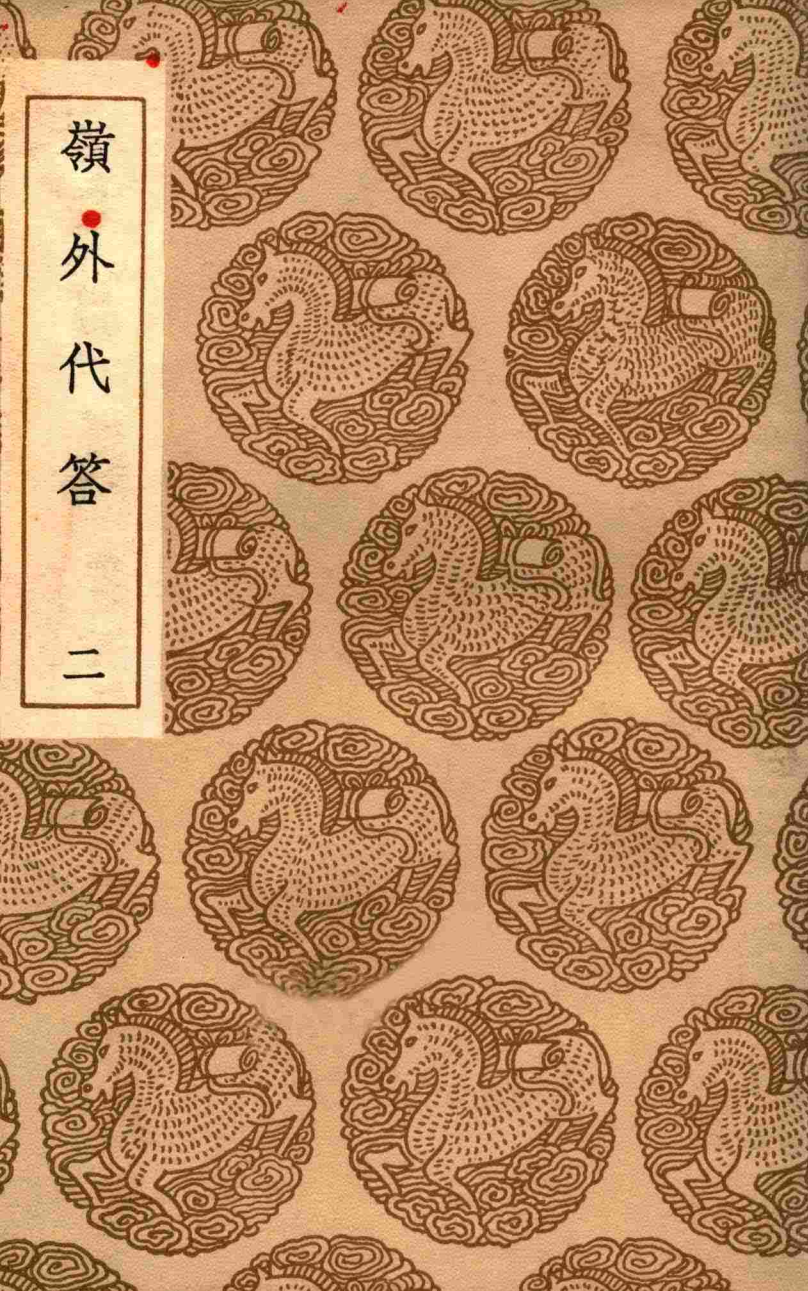



嶺外代答
二





嶺外代答

(二)

周去非撰

編主五雲王
編初成集書叢
種一他其及記土風林桂
冊 二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初版

朱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嶺外代答卷六

器用門

附舟楫

端硯

余屢過端溪。必登硯巖。論之詳矣。石品不一。大槩有三。曰巖石。曰坑石。曰黃步石。巖上也。坑次也。黃步其下也。凡此皆三品之佳者。論之耳。若其不佳等。爲棄物。不足論也。黃步竊而有紋。善耗墨。亦善敗筆。正可作良砥。非文房中所寶。坑石有二。南坑。新坑。南坑石眼青暗。新坑石眼中有朱點而亦暗。然皆體硬。叩之鏗然。雖細潤。久則不宜於墨。忽得一至潤良材。乃復大奇。雖巖硯無以遠過。巖石有三。上巖。中巖。下巖。高在山之胷乳間。曰上巖。深入至與平地等。曰中巖。深入至水府。曰下巖。上巖石理燥渴。中巖溫潤。宜人。歲久亦滑墨。至於下巖。則奇絕一世。石理如玉。望之似蘊德君子。循之則溜滑滋潤。欲識其真。要不可言傳也。若夫山心石根。韜藏深潤。其大如斗。中有子石。宜筆宜墨。百年不枯。蓋世之寶。在是三巖者。雖有三竅。而中則相通。其實以高下定石之等耳。人之深入。蛇自竅口。疊木爲小級道。委蛇曲折。入於黃泉。以數百人。高下排比。以大竹筒傳水。以乾其洞。然後續膏燭幽。而施錐鑿。其得之也。可以爲難矣。是宜寶之。

筆

廣西多鬬鷄。羽毛甚澤。人取其頸毛。絲而聚之。以爲筆。全類兔毫。一枝直四五錢。然毫短鋒齊。軟而無力。

止宜細書。苟字大半寸。難書矣。嶺外亦有兔。其毫乃不堪爲筆。靜江府羊毫筆。則絕佳。蓋馳聲於深廣也。

墨

容州多大松。其人能製墨。佳者一笏不盈百錢。其下則一斤止直錢二百。商人舉數則搭賣之交趾。墨雖不甚佳。亦不至甚腐。交人以墨與角硯。鷄筆併垂腰間。

茶具

雷州鐵工甚巧。製茶碾湯甌湯匱之屬。皆若鑄就。余以比之建寧所出。不能相上下也。夫建寧名茶所出。俗亦雅尙。無不善分茶者。雷州方啜荳茶。奚以茶器爲哉。

螺杯

南海出大螺。南人以爲酒杯。螺之類不一。有哆口而圓長者。曰螺盃。有闊而淺。形如荷葉者。則曰斂盃。有剖半螺色紅潤者。曰紅螺盃。有形似鸚鵡之睡。朱喙綠首者。曰鸚鵡盃。

羽扇

靜江人善捕飛禽。卽以其羽爲扇。凡扇必左羽。取羽張之。以線索緊住。俟肉乾筋定。乃可用。鷺。大禽也。以其羽爲扇。長數尺。黑色多風。勇士用之。頗壯觀。鷺羽。潔白輕質而風細。士夫多用之。以膠漆塗其筋骨而丹之。頗亦雅尙。交趾人又用鶴羽。以線編比羽管而別施柄。其說謂交趾地多蛇。鶴能食蛇。蛇聞鶴羽之氣。必遠避之。用鶴以卻蛇也。

蠻刀

獠人刀及黎刀、略相類。皆短刃而長靶。黎刀之刃尤短。以斑藤織花纏束其靶。以白角片尺許如鷓尾飾靶之首。獠刀雖無文飾。然亦銛甚。左右江峒與界外諸蠻刀相類。刃長四尺而靶二尺。一鞘而中藏二刃。蓋一大一小焉。靶之端爲雙圓而相竝。峒刀以黑皮爲鞘。黑漆飾靶。黑皮爲帶。蠻刀以褐皮爲鞘。金銀絲飾靶。朱皮爲帶。峒刀以凍州所作爲佳。蠻刀以大理所出爲佳。獠刀、黎刀、帶之於腰。峒刀、蠻刀、佩之於肩。峒人、蠻人、寧以大刀贈人。其小刀必不與人。蓋其日用須臾不可闕。忽遇藥箭。急以刀剗去其肉。乃不死。以故不以與人。今世所謂吹毛透風。乃大理刀之類。蓋大理國有麗水。故能製良刀云。

蠻甲冑

諸蠻甲冑皆以皮爲之。獠人以熊皮爲甲冑。其土有木葉似漆。以之塗飾。亦復堅善。獠人之剽掠。介冑者止數人。以爲前行。其餘悉袒裼。亦足見其易與矣。而靜江鄉民未嘗有甲。所以望風而遁。其間一二團聚有皮甲者。獠人亦且避之。自獠人而西南。如南丹州。邕州左右江峒溪。至於外夷。則甲冑盛矣。諸蠻唯大理甲冑以象皮爲之。黑漆堅厚。復閒以朱縷。如中州之犀毘器皿。又以小白貝綴其縫。此豈詩所謂貝冑朱紱者耶。大理國之製前後掩心。以大片象皮如龜殼。其披膊。以中片皮相次爲之。其護項。以全片皮捲圈成之。其他則小片如中國之馬甲。葉皆堅與鐵等。而厚幾半寸。苟試之以弓矢。將不可徹。鐵甲殆不及也。

蠻鞍

蠻人馬鞍與中國鞍不相遠。但不用韉。唯有橋鐙貼腿耳。橋朱黑相漆如犀毘紋。鐙如半鞞。藏足指其中。蓋獠人路險。馬行荆棘。懼傷足也。貼腿以皮包。下亦用氈以傅馬脊。後鞞鑿木爲大錢數十枚。珠貫而繫之。如騾驢然。鞍皆大。宜於馬脊。但前橋差低耳。

蠻弩

凡蠻獠之弩。狀如中都之吃筴弩。蓋不能彎弓。而皆能踏弩也。以燕脂木爲之。長六尺餘。厚二寸。博四寸許。其長三尺餘。厚止半寸。不劃箭槽。編架其箭於栝。故名曰編架弩。其箭刻竹爲之。或用小圓竹。而皆有弩之箭戶。鏃如鑿。或如鳧茨葉。以軟皮爲羽。利於射高。而不可以俯射。則弓易軟。矢易鉤。非良材也。宜州南丹等。及邕州左右江之諸峒。西南舊弩。其製作略同。其弓材則良矣。唯南丹弩。弓材爲絕佳。蓋南丹弩。弓其材有五。加木上也。石木次也。黃速樞。又其次也。燕脂木爲下矣。加木射愈近而激矢愈遠。無末約之弊。故名曰加木。石木。膚理沈黑。堅類鐵石。黃速樞發矢聲鏗然也。視燕脂木則力同。而矢遠倍之矣。余嘗聞吃筴小弩之利。材之良。與夫抹弦。撥弦。擲矢。擲矢之技。頗臻乎巧。及聞靜江獠人弩勁甚。矢無空發。古縣之民。一聞虛弦之聲。率皆奔潰。因見蠻弩卽吃筴之大者耳。

融劍

梧州生鐵最良。藤州有黃崗鐵最易。融州人以梧鐵淋銅。以黃崗鐵夾盤煨之。遂成松文。刷絲工飾。其製

劍亦頗鈍。然終不可以爲良。

黎弓

諸孺皆以弩爲長技。唯南黎人以弓爲長技。黎弓以木。亦或以竹。而弦之以藤。類中州彈弓。其矢之大其鏃也。故雖無羽。亦可施之於射近。大抵黎弓正與倭弓相類。但倭弓長大。而黎弓短小耳。倭弓長丈許。據弓下梢於地。平身射之。手空矢長。能以無羽之矢。命中於百步之外。黎人弓短矢重。往者黎人跳梁。官兵以竹弓禦之。矢不能斃人。大爲黎人所輕。彼特未遇吾勁弓耳。然南方卑濕。角弓易壞。惟竹弓可用。不勁也。固宜。若蠻峒之速槁木。加木石木。天下之良材也。誠得是木製以爲弓。雖角弓之勁。有不能當者。雖以威天下可也。

藥箭

溪峒弩箭皆有藥。唯南丹爲最酷。南丹地產毒虺。其種不一。人乃合集醞釀以成藥。以之傅矢。藏之竹筒。矢鏃皆重縮。是矢也。度必中而後發。苟中血縷必死。唯其土人自有解藥。南丹之戰也。人以甘蔗一節自隨。忽爾中矢。卽噉蔗。則毒氣爲之少緩。急歸。繫身於木株。而服解藥。少焉毒作。身將奮擲。於木株。繫身得不擲死。否則藥作而自躍於虛空。墮地撲殺耳。邕州溪峒以枕榔木爲箭鏃。枕榔遇血悉裂。故其矢亦能害人。

梧州鐵器

梧州生鐵。在鎔則如流水。然以之鑄器。則薄幾類紙。無穿破。凡器既輕。且耐久。諸郡鐵工。煅銅得梧鐵。雜淋之。則爲至剛。信天下之美材也。

木蘭舟

浮南海而南。舟如巨室。帆若垂天之雲。桅長數丈。一舟數百人。中積一年糧。豕釀酒其中。置死生於度外。徑入阻碧。非復人世。人在其中。日擊牲酣飲。迭爲賓主。以忘其危。舟師以海上隱隱有山。辨諸蕃國。皆在空端。若曰往某國。順風幾日。望某山。舟當轉行某方。或遇急風。雖未足日。已見某山。亦當改方。苟舟行太過。無方可返。飄至淺處。而遇暗石。則當瓦解矣。蓋其舟大載重。不憂巨浪。而憂淺水也。又大食國更越西海。至木蘭皮國。則其舟又加大矣。一舟容千人。舟上有機杼市井。或不遇便風。則數年而後達。非甚巨舟。不可至也。今世所謂木蘭舟。未必不以至大言也。

藤舟

深廣沿海州軍。難得鐵釘。桐油造舟。皆空板穿藤。約束而成。於藤縫中。以海上所生茜草。乾而塗之。遇水則漲。舟爲之不漏矣。其舟甚大。越大海商販皆用之。而或謂要過磁石山而然。未之詳爾。今蜀舟底。以柘木爲釘。蓋其江多石。不可用鐵釘。而亦謂蜀江有磁石山。得非傳聞之誤。

剝木舟

廣西江行小舟。皆剝木爲之。有面闊六七尺者。雖全成無罅。免繻枷之勞。釘灰之費。然質厚遲鈍。忽遇大

風浪則不能翔多至沈溺。要不若板船。疑有脫文雖善不能爲矣。欽州競渡獸舟亦列全木爲之。則其地之產可知矣。海外蕃船亦有剝木者。則其爲木何止合抱而已哉。

柁

欽州海山有奇材二種。一曰紫荆木。堅類鐵石。色比燕脂。易直合抱。以爲棟梁。可數百年。一曰烏婪木。以爲大船之柁。極天下之妙也。蕃船大如廣廈。深涉南海。徑數萬里。千百人之命。直寄於一柁。他產之柁。長不過三丈。以之持萬斛之舟。猶可勝其任。以之持數萬斛之蕃船。卒遇大風於深海。未有不中折者。唯欽產纘理堅密。長幾五丈。雖有惡風怒濤。戢然不動。如以一絲引千鈞於山嶽震頽之地。真凌波之至寶也。此柁一雙。在欽。直錢數百緡。至番禺溫陵。價十倍矣。然得至其地者。亦十之一二。以材長甚難海運故耳。

蠻笠

西南蠻笠。以竹爲身。而冒以魚氈。其頂尖圓。高起一尺餘。而四圍頗下垂。視他蕃笠。其製似不佳。然最宜乘馬。蓋頂高。則定而不傾。四垂。則風不能颺。他蕃笠所不及也。交阯有笠如兜鍪。而頂偏似田螺之髻。謂之螺笠。以細竹縷織成。雖曰工巧。特賤夫之所戴爾。

皮履

交阯人足躡皮履。正似今畫羅。漢所躡者。以皮爲底。而中施一小柱。長寸許。上有骨朵頭。以足將指夾之。

而行或以紅皮如十字倒置其三頭於皮底之上以足穿之而行皆燕居之所履也地近西方則其服飾已似之矣。

服用門

縵

邕州左右江峒蠻有織白縵白質方紋廣幅大縵似中都之線羅而佳麗厚重誠南方之上服也。

布

廣西觸處富有苧麻觸處善織布柳布象布商人貿遷而聞於四方者也靜江府古縣民間織布繫軸於腰而織之其欲他幹則軸而行意其必踈數不均且甚慢矣及買以日用乃復甚佳視他布最耐久但其幅狹耳原其所以然蓋以稻稈心燒灰煮布縷而以滑石粉膏之行梭滑而布以緊也。

獠斑布

獠人以藍染布爲斑其紋極細其法以木板二片鏤成細花用以夾布而鎔蠟灌於鏤中而後乃釋板取布投諸藍中布既受藍則煮布以去其蠟故能受成極細斑花炳然可觀故夫染斑之法莫獠人若也。

水紬

廣西亦有桑蠶但不多耳得繭不能爲絲煮之以灰水中引以成縷以之織紬其色雖暗而特宜於衣在高州所產爲佳。

練子

邕州左右江溪峒地產苧麻潔白細薄而長土人擇其尤細長者爲練子暑衣之輕涼離汗者也漢高祖有天下令賈人無得衣練則其可貴自漢而然有花紋者爲花練一端長四丈餘而重止數十錢捲而入之小竹筒尙有餘地以染真紅尤易著色厥價不廉稍細者一端十餘緡也

安南絹

安南使者至欽太守用妓樂宴之亦有贈於諸妓人以絹一匹絹麤如細網而蒙之以綿交人所自著衣裳皆密絹也不知安南如網之絹何所用也余聞蠻人得中國紅繩子皆拆取色絲而自以織衫此絹正宜折取其絲耳

氈

西南蠻地產綿羊固宜多氈毳自蠻王而下至小蠻無一不披氈者但蠻王中錦衫披氈小蠻袒褐披氈爾北氈厚而堅南氈之長至三丈餘其闊亦一丈六七尺摺其闊而夾縫之猶闊八九尺許以一長氈帶貫其摺處乃披氈而繫帶於腰婆娑然也晝則披夜則臥雨晴寒暑未始離身其上有核桃紋長七而輕者爲妙大理國所產也佳者緣以阜

吉貝

吉貝木如低小桑枝萼類芙蓉花之心葉皆細茸絮長半寸許宛如柳綿有黑子數十南人取其茸絮以

鐵筯碾去其子。卽以手握茸就紡。不煩緝績。以之爲布。最爲堅善。唐史以爲古貝。又以爲草屬。顧古吉字訛。草木物異。不知別有草生之古貝。非木生之吉貝耶。將微木似草字畫。以疑傳疑耶。雷化廉州及南海黎峒。富有以代絲紵。雷化廉州有織匹幅長闊而潔白細密者。名曰慢吉貝。狹幅麤疎而色暗者。名曰麤吉貝。有絕細而輕軟潔白。服之且耐久者。海南所織。則多品矣。幅極闊不成端匹。聯二幅可爲臥單。名曰黎單。閒以五采異紋炳然。聯四幅可以爲幕者。名曰黎飾。五色鮮明。可以蓋文書几案者。名曰鞍搭。其長者。黎人用以繚腰。南詔所織尤精好。白色者朝霞也。國王服白氎。王妻服朝霞。唐史所謂白氎吉貝朝霞吉貝是也。

蟲絲

廣西楓葉初生。上多食葉之蟲。似蠶而赤黑色。四月五月。蟲腹明如蠶之熟。橫州人取之。以醞醋浸而擊取其絲。就醋中引之。一蟲可得絲長六七尺。光明如絃。成弓琴之弦。以之繫弓刀紈扇。固且佳。

婆衫婆裙

欽州村落土人新婦之飾。以碎雜綵合成細毬。文如大方帕。名衫。左右兩個。縫成袖口。披著以爲上衣。其長止及腰。婆娑然也。謂之婆衫。其裙四圍縫製。其長丈餘。穿之以足。而繫於腰閒。以藤束腰。抽其裙令短。聚所抽於腰。則腰特大矣。謂之婆裙。頭頂藤笠。裝以百花鳳。爲新婦服之一。雖出入村落虛市。亦不釋之。

食用門

酒

廣右無酒禁。公私皆有美醞。以帥司瑞露爲冠。風味蘊藉。似備道全美之君子。聲震湖廣。此酒本出賀州。今臨賀酒乃遠不逮。諸郡酒皆無足稱。昭州酒頗能醉人。聞其造酒時。採曼陀羅花。置之甕面。使酒收其毒氣。此何理耶。賓橫之間。有古辣墟。山出藤藥。而水亦宜釀。故酒色微紅。雖以行烈日中數日。其色味宛然。若醇厚則不足也。諸郡富民。多醞老酒。可經十年。其色深沈赤黑。而味不壞。諸處道旁。率沽白酒。在靜江尤盛。行人以十四錢買一大白。及豆腐羹。謂之豆腐酒。靜江所以能造鉛粉者。以糟丘之富也。

茶

靜江府修仁縣產茶。土人製爲方銜。方二寸許而差厚。有供神仙三字者。上也。方五六寸而差薄者。次也。大而羸且薄者。下矣。修仁其名。乃甚彰。煑而飲之。其色慘黑。其味嚴重。能愈頭風。古縣亦產茶。味與修仁不殊。

食檳榔

自福建下四川。與廣東西路。皆食檳榔者。客至不設茶。唯以檳榔爲禮。其法斫而瓜分之。水調蜆灰一鉢。許於萋葉上裹檳榔。咀嚼。先吐赤水一口。而後噉其餘汁。少焉面臉潮紅。故詩人有醉檳榔之句。無蜆灰處。只用石灰。無萋葉處。只用萋藤。廣州又加丁香。桂花。三賴子。諸香藥。謂之香藥檳榔。唯廣州爲甚。不以

貧富長幼男女。自朝至暮。寧不食飯。唯嗜檳榔。富者以銀爲盤。置之。貧者以錫爲之。晝則就盤更噉。夜則置盤枕旁。覺卽噉之。中下細民。一日費檳榔錢百餘。有嘲廣人曰。路上行人口似羊。言以萋葉雜咀。終日噉飼也。曲盡噉檳榔之狀矣。每逢人。則黑齒朱唇。數人聚會。則朱殷徧地。實可厭惡。客次士夫。常以奩自隨。製如銀錠。中分爲三。一以盛萋。一盛蜺灰。一則檳榔。交趾使者亦食之。詢之於人。何爲酷嗜如此。答曰。辟瘴下氣。消食食久。頃刻不可無之。無則口舌無味。氣乃穢濁。嘗與一醫論其故。曰。檳榔能降氣。亦能耗氣。肺爲氣府。居膈上。爲華蓋以掩腹中之穢。久食檳榔。則肺縮不能掩。故穢氣升。聞於輔頰之間。常欲噉檳榔以降氣。實無益於瘴。彼病瘴紛然。非不食檳榔也。

老鮮

南人以魚爲鮮。有十年不壞者。其法以籩及鹽麪雜漬。盛之以甕。甕口周爲水池。覆之以椀。封之以水。水耗則續。如是。故不透風。鮮數年生。白花似損壞者。凡親戚贈遺。悉用酒鮮。唯以老鮮爲至愛。

異味

深廣及溪峒人。不問鳥獸蛇蟲。無不食之。其間異味。有好有醜。山有鼈名蟄。竹有鼠名鼯。鶴鶴之足。腊而煮之。鱒魚之唇。活而櫛之。謂之魚魂。此其至珍者也。至於遇蛇必捕。不問短長。遇鼠必執。不別小大。蝙蝠之可惡。蛤蚧之可畏。蝗蟲之微生。悉取而燎食之。蜂房之毒。麻蟲之穢。悉炒而食之。蝗蟲之卵。天蝦之翼。悉鮮而食之。此與甘帶嗜薦何異哉。甚者。則煮羊胃。混不潔以爲羹。名曰青羹。以試賓客之心。客能忍食。

則大喜不食。則以爲多猜。抑不知賓主之間。果誰猜耶。顧乃鮮豨哥而腊孔雀矣。

齋素

欽人親死。不食魚肉。而食螃蟹車螯蠓螺之屬。謂之齋素。以其無血也。海南黎人。親死不食粥飯。唯飲酒。食生牛肉。以爲至孝在是。

買水沽水

欽人始死。孝子披髮。頂竹笠。攜瓶甕。持紙錢。往水濱號慟。擲錢於水。而汲歸浴尸。謂之買水。否則鄰里以爲不孝。今欽人食用。以錢易水。以充庖廚。謂之沽水者。避凶名也。邕州溪峒。則男女羣浴於川。號泣而歸。

嶺外代答卷七

香門

沈水香

沈香來自諸蕃國者。真臘爲上。占城次之。真臘種類固多。以登流眉案范成大桂海虞衡志作丁流眉宋史作登流眉所產香氣味馨郁。勝於諸蕃。若三佛齊等國所產。則爲下岸香矣。以婆羅鬱香爲差勝。下岸香味皆腥烈。不甚貴重。沈水者。但可入藥餌。交阯與占城鄰境。凡交阯沈香至欽。皆占城也。海南黎母山峒中。亦名土沈香。少大塊。有如繭栗角。如附子。如芝菌。如茅竹葉者。皆佳。至輕薄如紙者。入水亦沈。萬安軍在島正東。鍾朝陽之氣。香尤醞藉清遠。如蓮花梅英之類。焚一銖許。氛翳彌室。翻之四面悉香。至煤燼。氣不焦。此海南香之辨也。海南自難得。省民以一牛於黎峒博香一擔歸。自差擇得沈水。十不一二。頃時香價與白金等。故客不販而宦遊者。亦不能多買。中州但用廣州舶上蕃香耳。唯登流眉者可相頡頏。山谷香方。率用海南沈香。蓋識之耳。若夫千百年之枯株中。如石。如杵。如拳。如肘。如奇禽龜蛇。如雲氣人物。焚之一銖。香滿半里。不在此類矣。

蓬萊香

蓬萊香出海南。卽沈水香結未成者。多成片如小笠。及大菌之狀。極堅實。狀類沈香。惟入水則浮。氣稍輕。

清價亞沈香。剝去其背帶木者，亦多沈水。

鷓鴣斑香

鷓鴣斑香，亦出海南蓬萊好箋香中。槎牙輕鬆，色褐黑而有白斑點點，如鷓鴣臆上毛，氣尤清婉。

箋香

箋香出海南者，如蠟皮漁蓑之狀，蓋出諸修治香之精鍾於刺端，大抵以斧斫以爲坎，使膏液凝沍於痕中，膏液垂而下，結巉巖如攢鍼者，海南之箋香也。膏液湧而上，結平闊如盤盂者，蓬萊箋也。其側結者必薄，名曰蟹殼香。廣東舶上生熟速結等香，當在海南箋香之下。

衆香

光香出海北及交趾，與箋香同多聚於欽州，大塊如山石枯槎，氣麤烈如焚松檜。桂林供佛資筵，多用之。沈香出交趾，以諸香草合和蜜調，如薰衣香，其氣溫靡，然微昏鈍。排草香，出日南，狀如白茅，香芬烈如麝香，亦用以合香，諸草香無及之者。橄欖香，出廣州及北海，橄欖木節結成，狀如黑膠飴，獨有清烈如塵之意，品格在黃連楓香之上。桂林東江有此，居人采香賣之，不能多得，以純脂不雜木皮者爲佳。欽香，味猶淺薄，其木葉如冬青而差圓，皮如楮皮而差厚，花黃而小子青而黑，人以斧斫木爲坎，膏凝於痕，遂採以爲香，香之爲香良苦哉。

零陵香

零陵香出猿洞及靜江融州象州凡深山水陰沮洳之地皆可種也逐節斷之而栽案說文栽傷也其節隨手生矣春暮開花結子即可割薰以煙火而陰乾之商人販之好事者以爲座褥臥薦相傳言在嶺南不香出嶺則香謂之零陵香者靜江舊屬零陵郡也

蕃梔子

蕃梔子出大食國佛書所謂薝蔔花是也海蕃乾之如染家之紅花也今廣州龍涎所以能香者以用蕃梔故也又深廣有白花全似梔子花而五出人云亦自西竺來亦名薝蔔此說恐非是

樂器門

平南樂

廣西諸郡人多能合樂城郭村落祭祀婚嫁喪葬無一不用樂雖耕田亦必口樂相之蓋日間鼓笛聲也每歲秋成衆招樂師教習子弟聽其音韻鄙野無足聽唯潯州平南縣係古龔州有舊教坊樂甚整異時有以教坊得官亂離至平南教士人合樂至今能傳其聲

猿樂器

猿人之樂有盧沙、鈇鼓、胡盧笙、竹笛、盧沙之制狀如古簫編竹爲之縱一橫八以一吹八伊嘯其聲鈇鼓乃長大腰鼓也長六尺以燕脂木爲腔熊皮爲面鼓不響鳴以泥水塗面卽復響矣胡盧笙攢竹於瓢吹之鳴鳴然笛韻如常笛差短大合樂之時衆聲雜作殊無翕然之聲而多繫竹笛以相圍樂跳躍以相之

腰鼓

靜江腰鼓最有聲腔。出於臨桂縣。職由鄉。其土特宜。鄉人作窰燒腔。鼓面鐵圈。出於古縣。其地產佳鐵。工善煨。故圈勁而不褊。其皮以大羊之革。南多大羊。故多皮。或用蝮蛇皮鞣之。合樂之際。聲響特遠。一二面鼓。已若十而矣。

銅鼓

廣西土中銅鼓。耕者屢得之。其製正圓。而平其面。曲其腰。狀若烘籃。又類宣座。面有五蟾。分據其上。蟾皆累蹲。一大一小相負也。周圍款識。其圓紋爲古錢。其方紋如織簾。或爲人形。或如瑛璧。或尖如浮屠。如玉林。或斜如豕牙。如鹿耳。各以其環成章。合其衆紋。大類細畫圓陣之形。工巧微密。可以玩好。銅鼓大者闊七尺。小者三尺。所在神祠佛寺皆有之。州縣用以爲更點。交阯嘗私買以歸。復埋於山。未知其何義也。按廣州記云。俚獠鑄銅爲鼓。唯以高大爲貴。而闊丈餘。不知所鑄果在何時。按馬援征交阯得略越銅鼓。鑄爲馬。或謂銅鼓鑄在西京以前。此雖非三代彝器。謂鑄當三代時可也。亦有極小銅鼓。方二尺許者。極可愛玩。類爲士夫搜求無遺矣。

桂林儺

桂林儺隊。自承平時。名聞京師。曰靜江諸軍儺。而所在坊巷村落。又自有百姓儺。嚴身之具甚飾。進退言語。咸有可觀。視中州裝隊仗。似儺也。推其所以然。蓋桂人善製戲面。佳者一直萬錢。他州貴之。如此。宜其

聞矣。

白巾鼓樂

南人難得烏紗。率用白紵爲巾。道路彌望。白巾也。北人見之。遽訝曰。南瘴疾殺人。殆比屋制服者歟。又南人死亡。鄰里集其家。鼓吹窮晝夜。而制服者。反於白巾上。綴少紅線以表之。嘗聞昔人有詩云。簫鼓不分憂樂事。衣冠難辨吉凶人。是也。

寶貨門

珠池

合浦產珠之地。名曰斷望池。在海中孤島下。去岸數十里。池深不十丈。蜃人沒而得蚌。剖而得珠。取蚌以長繩繫竹籃。攜之以沒。既拾蚌於籃。則振繩令舟人汲取之。沒者亟浮就舟。不幸遇惡魚。一縷之血。浮於水面。舟人慟哭。知其已葬魚腹也。亦有望惡魚而急浮至。傷股斷臂者。海中惡魚。莫如刺紗。謂之魚虎。蜃所甚忌也。蜃家自云。海上珠池。若城郭然。其中光怪。不可向邇。常有怪物。哆口吐翕。固神靈之所護持。其中珠蚌。終古不可得者。蚌溢生於城郭之外。故可採耳。所謂珠熟之年者。蚌溢生之多也。然珠生熟年。百不一二。耗年皆是也。珠熟之年。蜃家不善爲價。冒死得之。盡爲黠民。以升酒斗粟。一易數兩。既入其手。卽分爲品等。銖兩而賣之。城中又經數手。乃至都下。其價遞相倍蓰。至於不貲。採珠在官。有禁州以廉名。謂其足以貪也。史稱孟嘗守合浦。珠乃大還。爲廉吏之應。二十年前。有守甚貪。而珠亦大熟。雖物理無驗。然

此以清名至今。彼與草木俱腐耳。噫。孰知孟嘗還珠之說。非柳子厚復乳穴之說乎。東海廣中。亦有珠池。僞劉置軍採之。名媚川都。死者甚多。太祖皇帝平嶺南。廢其都爲靜江軍。

蛇珠

乾道初。欽州村落婦人黃氏。曬禾棚屋上。忽一物飛鳴而來。墜其髻上。復墜禾中。光曜奪目。盤旋不已。就取。乃一大珠。是夜光怪滿室。鄰里異之。里正訪知而索焉。不得。聞之縣官。其家懼。取蒸熟。光遂隱。後欽有士人姓甯。得與赴省。以萬錢賒買。往都下。賈胡歎曰。此蛇珠也。惜哉。甯以不售。攜歸還黃。今其珠故在。置之盤中。猶有微暈映盤。

辟塵犀

欽人有往深山。得大蜈蚣蛻。一節尺餘。堅如鐵石。持歸。鷄犬皆驚。窗隙日影。更無霏埃。有博物者曰。是所謂辟塵犀者耶。

琥珀

人云。茯苓在地。千年化爲琥珀。欽人田家鋤山。忽遇琥珀。初不之識。或告之曰。此琥珀也。厥直頗厚。其人持以往博易場。賣之交趾。驟致大富。

磳磳

南海有蚌屬曰磳磳。形如大蚌。盈三尺許。亦有盈一尺以下者。惟其大之爲貴。大則隆起之處。心厚數寸。

切磋其厚。可以爲杯。甚大。雖以爲瓶可也。其小者。猶可以爲環佩花朵之屬。其不盈尺者。如其形而琢磨之。以爲杯。名曰漱盥。則無足尙矣。佛書所謂碑礫者。玉也。南海所產。得非竊取其名耶。

龍涎

大食西海多龍。枕石一睡。涎沫浮水。積而能堅。鮫人採之。以爲至寶。新者色白。稍久則紫。甚久則黑。因至番禺嘗見之。不薰不猶。似浮石而輕也。人云。龍涎有異香。或云。龍涎氣腥。能發衆香。皆非也。龍涎於香本無損益。但能聚煙耳。和香而用。眞龍涎。焚之一鉢。翠煙浮空。結而不散。座客可用一翦分煙縷。此其所以然者。蜃氣樓臺之餘烈也。

大貝

海南有大貝。圓背而紫斑。平面深縫。縫之兩旁。有橫細縷。陷生縫中。本草謂之紫貝。亦有小者。大如指面。其背微青。大理國以爲甲冑之飾。且古以貝子爲通貨。又以爲寶器。陳之廟朝。今南方視之。與蚌蛤等。古今所尙。固不同耶。

金石門

生金

廣西所在產生金。融宜昭藤江濱。與夫山谷皆有之。邕州溪峒。及安南境。皆有金坑。其所產多於諸郡。邕管永安州。與交阯一水之隔。爾鵝鴨之屬。至交阯水濱遊食而歸者。遺糞類得金。在吾境水濱。則無矣。凡

金不自礦出。自然融結於沙土之中。小者如麥麩。大者如豆。更大如指面。皆謂之生金。昔江南遺趙韓王瓜子金。卽此物也。亦有大如鷄子者。謂之金母。得是者。富固可知。交趾金坑之利。遂買吾民爲奴。今峒官之家。以大斛盛金。鎮宅博賽之戲。一擲以金一杓爲注。其豪侈如此。則其以金交結內外。何所不可爲矣。古人欲使黃金與土同價者。知本之言也。

丹砂水銀

昔葛稚川爲丹砂求爲勾漏令。以爲仙藥。在是故也。勾漏今容州。則知廣西丹砂。非他地可比。本草金石部。以湖北辰州所產爲佳。雖今世亦貴之。今辰砂乃出沅州。其色與廣西宜州所產相類。色鮮紅而微紫。與邕砂之深紫微墨者大異。功效亦相懸絕。蓋宜山卽辰山之陽故也。雖然。宜辰丹砂雖良。要非仙藥。葛稚川不求此也。嘗聞邕州石江溪峒。歸德州大秀墟。有金纏砂。大如箭鏃。而上有金線縷文。乃真仙藥。得其道者。可用以變化形質。試取以煉水銀。乃見其異。蓋邕州燒水銀當砂十二三斤。可燒成十斤。其良者。十斤。真得十斤。惟金纏砂八斤。可得十斤。不知此砂一經火力。形質乃重。何哉。是砂也。取毫末而齒之。色如鮮血。誠非辰宜可及。邕州溪峒砂發之年。中夜望之。隱然火光滿山。嗟夫。稚川知之矣。

煉水銀

邕人煉丹砂爲水銀。以鐵爲上下釜。上釜盛砂。隔以細眼鐵板。下釜盛水。埋諸地。合二釜之口於地面。而封固之。灼以熾火。丹砂得火。化爲霏霧。得水配合。轉而下墜。遂成水銀。然則水銀卽丹砂也。丹砂稟生成。

之性有陰陽之用能以獨體化爲二體此其所以爲聖也然丹經乃有真汞何哉余以爲丹砂燒成水銀故已非真汞邕州左右溪峒歸德州大秀墟有一丹穴真汞出焉穴中有一石壁人先鑿竅方二三寸許以一藥塗之有頃真汞自然滴出每取不過半兩許所塗之藥今忘其名矣是色紅粉與水銀白青之色殊異其倍亦重於水銀嗟夫學仙得此其至寶歟

銀朱

桂人燒水銀爲銀朱以鐵爲上下釜下釜如盤盂中置水銀上釜如蓋頂施竅管其管上屈曲垂於外二釜函蓋相得固濟既密則別以水浸曲管之口以水灼下釜之底水銀得火則飛遇水則止火燻體乾白變而丹矣其上曰頭朱次曰次朱次者不免雜以黃丹也

銅

史稱駱越多銅銀交州記曰越人鑄銅爲舶廣州記曰俚獠鑄銅鼓聞交趾及占城等國王所居以銅爲瓦信知南方多銅矣今邕州有銅固無幾而右江溪峒之外有一蠻峒銅所自出也掘地數尺卽有礦故蠻人多用銅器嘗有獻說於朝欲與博易事下本路諸司謂且生邊費奏罷之

銅綠

綠所在有之湖南之衡永廣東之韶廣西之邕皆有之蓋銅之苗裔也有融結於山巖翠綠可愛玩質如石者名石綠色鮮美淘取英華以供畫繪其次可飾棟宇又一種肥爛如碎土者名泥綠人不甚用

鉛粉

西融州有鉛坑。鉛質極美。桂人用以制粉。澄之以桂水之清。故桂粉聲天下。桂粉舊皆僧房罽造。僧無不富。邪僻之行多矣。厥後經略司專其利。歲得息錢二萬緡。以資經費。羣僧乃往衡嶽造粉。而以下價售之。亦名桂粉。雖其色不若桂。然桂以故發賣少遲。

鍾乳

靜江多巖洞。深者數里。崗穴之中。或高不可踰。或下不可隧。石脈滴水。風所不及。悉成鍾乳。風之所及。雖曰結乳。色乃羸黃。不堪入藥。鍾乳之產也。乳牀連延。乳管倒垂。漸銳而長。滴瀝未已。冰筴成列。長者一二尺。短者四五寸。人以竹管仰插而折取之。煮以七復之重湯。研以三旬之玉槌。試之肌紋以觀其細。澄之灰池而乾其體。日以烜之。其色微輕紅。真者細妙。服之刀圭。淪肌浹髓。凡乳通如鵝管。中無鴈齒。或破如爪甲。文如蟬翼者。上也。本草所謂石鍾乳是也。管無梢連石牀者。商孽也。乳牀之石。明潔如玉者。孔公孽也。三物本同種。本草以石鍾乳居玉石上秩。商孽、孔公孽皆在中秩。其功用必有優劣爾。今廣西帥司所造鍾乳粉。率二孽也。所謂鵝管石。蓋什之一二耳。鍾乳所產。亦自有異。有石乳。有竹乳。有茅乳。石乳者。生於石上。石液相滋。化而爲乳。色如冰玉。是爲最良。竹乳者。生於土石山洞。其上生竹。竹石相滋。液化爲乳。其色稍青。茅乳者。生於土石山洞。其上生茅。茅液相滋。化而爲乳。其色微黃。皆可煑煉。以爲溫藥。未煉之乳。體性皆寒。且有石毒。惟假湯火之功。去其毒性。乃能廢寒爲溫。以成上藥。今本草註家。謂石乳溫。竹乳

平茅乳寒。此說恐未必然。產乳之穴。雖曰深遠。未嘗有蛇虺居之。本草註家。又謂深潤幽穴。龍蛇毒氣所成。斯大謬矣。凡煮煉乳水。人或誤飲。能使人失音。其毒如此。

滑石

靜江猺峒中出滑石。今本草所謂桂州滑石是也。滑石在土。其爛如泥。出土遇風則堅。白者如玉。黑如蒼玉。或琢爲器用。而潤之以油。似與玉無辨者。他路州軍頗愛重之。桂人視之如土。織布粉壁皆用。在桂一斤直七八文而已。

石鸞

石鸞生於石。遇雷雨則震躍而出。蓋陽氣之感。今湖南永州所產絕佳。色黃。而頭鬚翅脊了了。然廣西象州江濱石中亦有之。凡石中有嵌生如海蚶者極多。非眞石鸞也。

石蟹石蝦

海南州軍海濱之地。生石蟹。軀殼頭足。與夫巨螯。宛然蟾蚌之形也。又有石蝦。亦宛然蝦形。皆藥物之所須也。云是海沫所化。理不可詰。本草石蟹能療目。而石蝦治療未詳。

石梅

石梅。生海中。一叢數枝。橫斜瘦硬。形色眞栝梅也。雖巧花工造作所不能及。根所附著如覆菌。或云。本是木質。爲海水所化。

石柏

石柏生海中。一幹極細。上有一葉。宛是側柏。扶踈無小異。根所附著如烏藥。大抵皆化爲石矣。此與石梅。雖未詳可入藥與否。然皆奇物也。

嶺外代答卷八

花木門

果實附
草附

桂

南方號桂海。秦取百粵。號曰桂林。桂之所產。古以名地。今桂產於欽賓二州。於賓者。行商陸運。致之北方。於欽者。舶商海運。致之東方。蜀亦有桂。天其以爲西方所資歟。桂之用於藥。尙矣。枝能發散。肉能補益。二用不同。桂性酷烈。易以發生。古聖人其知之矣。桂枝者。發達之氣也。質薄而味稍輕。故傷寒湯飲。必用桂枝發散。救裏最良。肉桂者。溫厚之氣也。質厚而味沈芳。故補益圓散。多用肉桂。今醫家謂桂年深則皮愈薄。必以薄桂爲良。是大不然。桂木年深愈厚耳。未見其薄也。以醫家薄桂之謬。考於古方。桂枝肉桂之分。斯大異矣。又有桂心者。峻補藥所用也。始剝厚桂。以利竹捲曲。刮取貼木多液之處。狀如絰帶。味最沈烈。於補益尤有功。桂開花如海棠。色淡而葩小。結子如小橡子。取未放之藥乾之。是爲桂花。宛類茱萸。藥物之所緩。而食品之所須也。種桂五年乃可剝。春二月。秋八月。木液所剝之時也。桂葉比木樨葉稍大。背有直脈三道。如古圭製然。因知古人製字爲不苟云。

榕

榕。易生之木。又易高大。葉如槐。輪困蔭樾。可覆數畝者甚多。根出半身。附榦而下。壘壘抱持以入土。故有

榕木倒生根之語。四時結子。葉脫亦無時。隨落隨生。春時亦搖落滿庭。禽鳥銜其子寄生它木上。便鬱茂。根鬚沿木身垂下至地。得土氣滋直盛壯。久則過其所寄。或遂包裹之。柳州柳侯廟。庭前大榕。有枕榔一株生其中。相傳以爲異。知者以爲本榕子寄生枕榔上。歲久反抱合之。非異也。榕。閩中亦有之。

沙木

沙木與杉同類。尤高大。葉尖成叢穗。小與杉異。獠峒中尤多。劈作大板。背負以出。與省民博易。舟下廣東。得息倍稱。

燕脂木

燕脂木堅緻。色如燕脂。可鑱作器。融州及州峒桂林屬縣有之。

思欄木

思欄木生兩江州峒。堅入清水中。百年不腐。峒人及交趾以爲弓弩標槍之材。爲天下最。

檳榔

檳榔生海南黎峒。亦產交趾。木如椶櫚。結子葉間。如柳條顆顆叢綴其上。春取之爲軟檳榔。極可口。夏秋採而乾之。爲米檳榔。漬之以鹽。爲鹽檳榔。小而尖者爲雞心檳榔。大而匾者爲大肚子。悉下氣藥也。海商販之。瓊管收其征。歲計居什之五。廣州稅務收檳榔稅。歲數萬緡。推是。則諸處所收。與人之所取。不可勝計矣。

桃榔

桃榔木似櫻欄。有節如大竹。青綠聳直。高十餘丈。有葉無枝。蔭綠茂盛。佛廟神祠。亭亭列立。如寶林然。結子葉閒。數十穗下垂。長可丈餘。翠綠點綴。有如纓絡。極堪觀玩。其根皆細鬚。堅實如鐵。鑿以爲器。悉成孔雀尾斑。世以爲珍。木身外堅內腐。南人剖去其腐。以爲盛溜。力省而功倍。溪峒取其堅。以爲弩箭。沾血一滴。則百裂於皮裏。不可撤矣。不惟其木見血而然。雖木液一滴。著人肌膚。卽徧身如鍼刺。是殆木性攻行於氣血也歟。凡木似櫻欄者有五。桃榔、檳榔、椰子、夔頭、桃竹。是也。檳榔之實。可施藥物。夔之葉。可以蓋屋。桃竹可以爲杖。椰子可以爲果。蔗若桃榔。則爲器用。而可以永久矣。

椰子木

椰木。身葉悉類櫻欄。桃榔之屬。子生葉閒。一種數枚。枚大如五升器。果之大者。惟此與波羅蜜耳。初採。皮甚青嫩。已而變黃。久則枯乾。皮中子殼。可爲器。子中穰白如玉。味美如牛乳。穰中酒新者。極清芳。久則渾濁不堪飲。

竹

嶺南竹品多矣。傑異者數種。因錄於後。斑竹。本出全之清湘。桂林屬縣皆有之。初生時。但點點淡青。壓如苔痕。久則青退而紫斑漸明。中有疊暈。江浙閒斑竹。直一沁痕而無暈也。澀竹。一名篋筍竹。每一節。上半猶是常竹。其半筠膚羸澀。視之似生細毛。可借以磨琢。爪甲人取其澀處。削成錯子。黑漆其裏。以相

贈遺用久剗滑醋浸少頃火炙乾復澀矣老者彌澀然亦奇物邕州兩江多有之。蕩竹葉大且密略如蘆葉稔陰鬱然它竹不逮節上出小筍籊破成枝春生根旁大筍才出經冬不已極易種。笏竹其上生刺南人謂刺爲笏種之極易密久則堅甚新州素無城以此竹環植號曰竹城交趾外城亦種此竹。人而竹節密而凸橫斜相間每凸處突出長圓宛如人面近根之處幾百節密密相聚人亦採爲拄杖。釣絲竹身葉皆類蕩竹枝極柔弱垂下搖曳數尺如釣絲可愛筍瘦而白於食品最佳。箭竹山中悉有之諸郡治兵器各自足用不求之嶺北桂林十二枝箭爲錢二百則其簞賤可知矣。

荔枝圓眼

荔枝廣西諸郡所產率皮厚肉薄核大味酸不宜曝乾非閩中比佳者莫如興化海南荔子可比閩中不及興化矣。然廣西諸郡富產圓眼大且多肉遠勝閩中邕州唯官莊所產數根絕奇肉厚味長又常與興化皺玉比矣。靜江一種曰龍荔皮則荔子肉則圓眼其葉與味悉兼二果色青時便熟後但微黃可蒸食如熟栗不可生噉令人發癩多食能生痰與荔枝同時。

紅鹽草果

邕州取新生草果入梅汁鹽漬令色紅曝乾薦酒芬味甚高世珍之草豆蔻始結實如小舌卽攝取紅鹽乾之名鸚哥舌尤爲難得一廬山茶罐可貯五百枚。

八角茴香

八角茴香。出左右江蠻峒中。質類翹。尖角八出。不類茴香。而氣味酷似。但辛烈。只可合湯。不宜入藥。中州士夫以爲薦酒。咀嚼少許。甚是芳香。

餘甘子

南方餘甘子。風味過於橄欖。多販入北州。方實時。零落藉地。如槐子榆莢。土人乾以合湯。意味極佳。其木可以制器。欽陽所產爲最。蓋大如桃李。清芬尤甚也。世閒百果。無不軟熟。唯此與橄欖。雖腐尤堅脆。可以比德君子。南人有言曰。餘甘一時熟。獐一日肥。其說蓋二物忽然有異。則餘甘熟一時頃而復生。獐肥一日而復瘦也。欽州靈山縣。一士人姓甯。其大父一日往山閒。忽見餘甘徧山如來禽紛熟。飽餐快甚。須臾便復青肥。袖中猶攜數熟餘甘。歸以示閭里。至傳爲異事。

石栗

石栗。殼厚硬。白褐色。圓形如象子。

杓栗

杓栗。灰褐色。正圓殼硬。有柄似杓。

蕉子

芭蕉極大者。凌冬不凋。中抽一幹。節節有花如菌萐。花謝有實。一穗數枚。如肥皂。長數寸。去皮取肉。軟爛如綠柿。極甘冷。四季實。以梅汁漬暴乾。按匾所云芭蕉乾是也。鷄蕉則甚小。亦四季實。芽蕉小如鷄

蕉尤香嫩甘美。南人珍之。非他蕉比。秋初方實。

烏欖

烏欖如橄欖。青黑色。肉爛而甘。亦可作蔬茹。核差長。其中仁。味鬆美。薦酒泛茶皆珍。相餽遺者。獨以核致遠。微暴乾。椎取仁。方欖亦橄欖類。三角或四角。出兩江州峒。

柚子

柚。南州名臭柚。大如瓜。人亦食之。皮甚厚。穰極小。打碑者。捲皮蘸墨。以代氈刷。宜墨而不損紙。頗便於用也。赤柚子如橄欖。皮青而肉赤。春實。

百子

南方果實。以子名者百二十。或云百子。或云七十二子。半是山野閒草木實。江浙山中木子亦有之。猿狙所食。非佳實也。因錄其識。且可食者。見於後。羅晃子。殼長數寸。如肥皂。內有二三實。如阜子。亦如橄欖。皮有七重。煨食。甘美。類熟栗。亦曰羅望子。木竹子。皮色形狀。全似大枇杷。肉甘美。微爛。子亦似枇杷核。秋冬閒實。半青黃時採食。收藏至三四月不壞。人面子。如大梅李。生青熟黃。核如人面。兩目鼻口皆具。肉甘酸。宜蜜餞。鏤爲細瓣。去核。按匾煎之。微有橘柚芳氣。南果之珍也。五稜子。按范成大桂海虞衡志。作五稜子。以義考之。當形甚脆異。瓣五出。如田家碌礪狀。皮黃。甚薄。味酸。久則微甘。朴切之。或以蜜漬。始可食。閩中亦有之。謂之羊桃。黎朦子如大梅。復似小橘。味極酸。或云自南蕃來。番禺人多不用醃。專以此物調羹。其酸可知。

又以蜜煎鹽漬，暴乾收食之。櫓罌子，大如半升椀，諦視之，數十房攢聚成毬，每房有縫，如柏子之未裂，攢結甚堅，非刀斧不破。冬生，色青，至夏紅，破其瓣食之，微甘。苗叢高丈許，卽成幹，葉長如菱，蘆刺生兩旁。土人密植以爲藩籬，或乾其葉，去刺以織席，臥之，撼撼有聲。搓擦子，如錐粟，殼中多白毛，須搓擦而後可食。肉甘而微澀。地蠶子，生土中，如小蠶，又似甘露子而不尖，味如梨藕而淡，亦以薦酒。尖炭子，如鳥李。山韶子，色紅，有刺，肉如荔枝。以下竝夏實。部蹄子，按范成大桂海虞衡志作部蹄子如黃大石榴。木賴子，如淡黃大李。黏子，如指面大，褐色。千歲子，叢生如青黃李，味甘。赤棗子，如酸棗，微長，味酸。生巖石上。藤韶子，大如鳧卵，蒂紅色，以下竝秋實。古米子，殼黃中有肉，如米粒。一顆數十粒。殼子，如青梅，味甘。藤核子，生白藤上，如小蒲桃。一穗數百枚，淡黃色。木蓮子，如胡桃，皮殼皆紫褐色。蘿蒙子，黃大如根柚。特乃子，狀似榧子而圓，長亦類石蓮，色褐，有殼，連殼蒸熟食之，味稍淡。不納子，似黃熟小梅，絕易爛，爛則皮肉附核，核可爲經珠，似菩提子，或云頃曾進入京師，被黜，故以名。羊矢子，色狀全似羊矢，味亦不佳，中有小核。日頭子，狀如櫻桃，色如蒲桃，穗生，味極甘。賓州尤多。秋風子，色狀俱似棟子，味酸澀。邕州有之，或名隨風子，增城自有隨風子入藥用，非此類。黃皮子，如小棗，甘酸，佳味稍耐久，可致遠。朱圓子，正圓，深紅，可玩，狀似苦楝子，又似無蒂棠棣子，微甘。冬實。粉骨子，皮黃肉如粉，味酸。塔骨子，匾如大橘，皮裏空虛。布衲子，似李子而黃。黃肚子，如小石榴，皮乾硬如沒石子，枯莖如棘，其上點綴布生，不甚堪食。蒲柰子，狀如棗而差圓，味酸甜，其核可爲數珠。水泡子，生水濱。小木白花，似

玉蝴蝶結子似金嬰而黃白無刺味甘多液肉理輕虛如水泡然水翁子生水濱大木葉似枇杷大如指面色紅而甘巾斗子似海紅沐浣子似棠毬色黃皮皺可浣衣牛粘子即牛妳也天威子如橄欖而小鹽糝和之可以作鮓石胡桃如石其中肉無幾味與北胡桃略同頻婆果極鮮紅可愛佛書所謂唇色赤好如頻婆果是也木饅頭在中州蔓生枝葉閒可以充藥物在南州則木生不生於枝葉而綴生於本身可以爲果實二物其形相類但蔓者肉薄多子未熟先落木生者肉厚中有飴蜜當其紅熟亦頗可口深廣難得佳果公筵多用以備數人乃附會其說曰廣中公筵刻木爲饅頭識其下曰某州公庫一樣若干斯言過矣

藤

藤梧州產大者可爲胡牀小者圈爲盤盂又其小而細長者織以爲籠篋臥簾耐久而文理可觀其葉則以爲漁父之蓑一領可終身用矣藤州州治之外嘗有古藤甚大故以名州

花藤

花藤在西融州藤中爛斑其花紋如攢銀杏葉或似牡丹花片照之透明乃鑑以爲器用人多珍之

膽瓶蕉

膽瓶蕉一根唯一身離地寸許其身特大而其上漸小至葉乃大開敷長大翠綠正如膽瓶中插數枝蕉葉也亭館列植尤可愛玩亦名象蹄蕉言如象蹄然

水蕉

水蕉不結實。南人取之爲麻縷片。乾灰煮。用以織緝布之細者。一匹直錢數緡。

紅蕉花

紅蕉花葉瘦類蘆箬。中心抽條。條端發花葉數層。日拆一兩葉。色正紅如榴花。荔子其端各有一點鮮綠。尤可愛。花心有鬚蒼黑色。春夏開。至歲寒猶芳。

南山茶

南山茶。葩萼大倍中州者。色微淡。葉柔薄有毛。結實如梨。大如拳。中有數子如肥阜子。大別自有一種。葉厚硬。花深紅。如中州所出者。

素馨花

素馨花。番禺甚多。廣右絕少。土人尤貴重。開時。旋掇花頭。裝於他枝。或以竹絲貫之。賣於市。一枝二文。人競買戴。

茉莉花

茉莉花。番禺亦多。土人愛之。以浙米漿日漑之。則作花不絕。可耐一夏。花亦大。且多葉。倍常花。六月六日。又以治魚腥水一漑。益佳。

石榴花

石榴花、南中一種。四季常開。夏中既實之後。秋深復又大發花。且實枝頭顆顆罅裂。而其旁紅英粲然。併花實折釘盤筵。極可玩。

史君子花

史君子花。蔓生。作架植之。夏開。一簇一二十葩。輕盈似海棠。白與深紅相雜。齊開。此爲最異。本草謂開時白。久則紅。蓋未詳也。

添色芙蓉花

添色芙蓉花。晨開正白。已午微紅。夜深紅。歐陽文忠公牡丹譜。有添色紅。與此同意。此花枝條。經冬不枯。有高出屋者。

豆蔻花

豆蔻多矣。白豆蔻出南蕃。草豆蔻出邕州溪峒。而諸郡山閒。亦有豆蔻花。最可愛。其葉叢生如薑葉。其開花抽一幹。有蘗包之。蘗去。有花一穗。葉數十綴之。悉如指而。其色淡紅。如蓮花之未敷。又如葡萄之下垂。范石湖嘗作詩。有貫珠垂寶絡。剪綵倒鸞枝之句。南人取花漬以梅汁。日乾之。香味芳美。極有風致。余初見之。意草蔻而味辛激。人亦取其子爲蜜果。

泡花

泡花。南人或名柚花。春來開葉。圓白如大珠。既拆。則似茶花。氣極清芳。與茉莉素馨相逼。番禺人採以蒸

香風味超勝。桂林好事者或爲之。其法以佳沈香薄片劈著淨器中。鋪半開花。與香層層相間。密封之。明日復易。不待花萎香寫也。花過乃已。香亦成。番禺人吳宅作心字香。及瓊香。用素馨茉莉法亦爾。大抵遇取其氣。令自薰陶。以人香骨實未嘗以甑釜蒸養之。

曼陀羅花

廣西曼陀羅花。徧生原野。大葉白花。結實如茄子。而徧生小刺。乃藥人草也。盜賊採乾而末之。以置人飲食。使之醉悶。則挈篋而趨。南人或用爲小兒食藥。去積甚峻。

拘那花

拘那花。葉瘦長。略似楊梅。夏開淡紅花。一朵數十萼。繁如紫薇。花瓣有鋸文如翦金。至秋深猶有之。

水西花

水西花。葉如萱草。花黃。夏開。

裹梅花

裹梅花。卽木槿。有紅白二種。葉似蜀葵。采者連蒂包裹。黃梅鹽漬。暴乾以薦酒。故名。

玉脩花

玉脩花。粉紅色。四季開。

月禾

欽州田家鹵莽牛種僅能破塊播種之際就田點穀更不移秧其爲費種莫甚焉既種之後不耘不灌任之於天地地暖故無月不種無月不收正二月種者曰早禾至四月五月收三月四月種曰晚早禾至六月七月收五月六月種曰晚禾至八月九月收而欽陽七峒中七八月始種早禾九十月始種晚禾十一月十二月又種名曰月禾地氣旣暖天時亦爲之大變以至於此

大蒿

大蒿容梧道中久無霜雪處蒿草不凋年深滋長大者可作屋柱小亦中屑輿之杠漕屬王仲顯沿檄失轡杠從者斫道旁木代之行數里輒脛折怪視之蒿也古有蒿柱之說豈其類乎

都管草

都管草一莖六葉置室中辟蜈蚣蛇不敢入

蛆草

蛆草高一二尺狀如茅夏月插一枝盤筵中蚊蠅不近食物亦不速腐柳州有之

銅鼓草

銅鼓草其實大者如瓜小者如菜菔治瘍毒醋磨塗之

石髮

石髮出海上纖長如絲縷淺綠色置食肴中極可愛然易爛而薄於味

匾菜

匾菜出海上。細如苕帶。匾如薤韭。長一二尺。亦宜盤筯。比石髮差有味。筋韌可咀嚼。

胡蔓草

廣西妖淫之地。多產惡草。人民亦稟惡德。有藤生者曰胡蔓。葉如茶。開小紅花。一花一葉。揉其葉漬之水。涓滴入口。百竅潰血而死矣。愚民私怨。茹以自斃。人近草側。其葉自搖。蓋其惡氣好攻人氣血如此。人將期死。採其葉心嚼而水吞之。面黑舌伸。家人覺之。急取抱卵不生雞兒細研。和以麻油。挾口灌之。乃盡吐出惡物而甦。小遲不可救矣。若欲驗之。齒及爪甲青。探銀釵咽中。銀變青黑者。是也。人死焚尸。次日灰骨中。已生胡蔓數寸。此等惡種。火不能焚。天之生物有如此者。朝廷每歲下廣西尉司除胡蔓。此亦人代天工之意。勿謂其不可去。而一不問也。

嶺外代答卷九

禽獸門

象

交趾山中有石室。唯一路可入。周圍皆石壁。交人先置芻豆于中。驅一雌馴象入焉。乃布甘蔗于道。以誘野象。俟來食蔗。則縱馴雌入野象羣。誘之以歸。既入。因以巨石窒其門。野象饑甚。人乃緣石壁飼馴雌。野象見雌得飼。始雖畏之。終亦狎而求之。益狎。人乃鞭之以箠。少馴。則乘而制之。凡制象必以鈎。交人之馴象也。正跨其頸。手執鐵鈎以鈎其頭。欲象左。鈎頭右。欲右。鈎左。欲卻。鈎額。欲前。不鈎。欲象跪伏。以鈎正案其腦。復重案之。痛而號鳴。人見其號也。遂以爲象能聲。喏焉。人見其羣立而行。列齊也。不知其有鈎以前卻左右之也。蓋象之爲獸也。形雖大而不勝痛。故人得以數寸之鈎馴之。久久亦解人意。見乘象者來。低頭跪膝。人登其頸。則奮而起。行象頭不可俯。頸不可回。口隱於頤。去地猶遠。其飲食運動。一以鼻爲用。鼻端深大。可以開閉。其中又有小肉夾。雖芥子亦可拾也。每以鼻取食。卽就爪甲擊去泥垢。而後捲以入口。其飲水。亦以鼻吸而捲納諸口。村落小民。新籩熟。野象逐香而來。以鼻破壁而入。飲人之大患也。象足如柱。無指而有爪甲。登高山。下峻阪。渡深水。其形擁腫。而乃捷甚。交人呼而驅之。似能與之言者。貢象之役。一象不甚馴。未幾病死。呻吟數日。將死。回首指南而斃。其能正邱首如此。是亦非凡獸也。欽州境內亦有

之象行必有熟路。人於路傍木上施機刃。下屬於地。象行觸機。機刃下擊其身。苟中其要害必死。將死以牙觸石折之。知牙之爲身災也。苟非要害則負刃而行。肉潰刃脫乃已。非其要害而傷其鼻者亦死。蓋其日用無非鼻。傷之則療不可合。能致死也。亦有設陷窅殺之者。去熟路丈餘側斜攻土以爲窅。使路如舊而象行不疑。乃墮窅中。世傳象能先知地之虛實。非也。第所經行必無虛土耳。象目細畏火。象羣所在最害禾稼。人倉卒不能制。以長竹繫火逐之。乃退。象能害人羣象雖多不足畏。惟可畏者獨象也。不容於羣故獨行無畏。遇人必肆其毒。以鼻捲人擲殺。則以足蹙人血透肌。而以鼻吸飲人血。人殺一象衆飽其肉。惟鼻肉最美。爛而納諸糟。邱片腐之。食物之一篤也。象皮可以爲甲。堅甚。人或條截其皮。碰直而乾之。治以爲杖。至堅善云。

虎

虎。廣中州縣多有之。而市有虎。欽州之常也。城外水壕。往往虎穴其閒。時出爲人害。村落則晝夜羣行。不以爲異。余始至欽。已見城北門衆逐虎。頗訝之。未幾。白事提學司。投宿寧越驛。亭中率是虎跡。予怪而問焉。答曰。吾與妻子臥壁下。虎夜掉尾擊吾壁。以鼻嗅人氣。垂涎下云。比還欽時。雨潦壞城。虎入城負大豕。無虛夕。因玩狎不復驚。忽有虎晚入安遠縣衙。坐戒石前。守宿吏卒不以爲意。直相與擲榆之。少焉緩步陟廳。吏卒始散。乃知虎也。

邕州溪峒七源州。有天馬山。山上有野馬十餘匹。疾迅若飛。人不能邇。熙寧間。七源知州。縱牡馬于山。後生駒。駿甚。自後屢縱。迄不可得矣。

蠻馬

南方諸蠻馬。皆出大理國。羅殿。自杞。特磨。歲以馬來。皆販之大理者也。龍羅。張石。方五部蕃族。謂之淺蕃。亦產馬。馬乃大口。項軟趾高。真駑駘爾。唯地愈西北。則馬愈良。南馬狂逸奔突。難於駕馭。軍中謂之拚命。擡一再馳逐。則流汗被體。不如北馬之耐。然忽得一良者。則北馬雖壯。不可及也。此豈西域之遺種也耶。是馬也。一匹直黃金數十兩。苟有必爲峒官所買。官不可得也。蠻人所自乘。謂之座馬。往返萬里。跬步必騎。馳負且重。未嘗困乏。蠻人寧死。不以此馬予人。蓋一無此馬。則不可返國。所謂真堪託死生者。聞南詔越賧之西。產善馬。日馳數百里。世稱越賧駿者。蠻人座馬之類也。聞今溪峒有一黃淡色馬。高止四尺餘。其耳如人指之小。其目如垂鈴之大。鞍轡將來。體起拳筋。一動其軀。倏忽若飛。跳牆越壑。在乎一喝。此馬本蠻王騎來。偶病黃峒官以黃金百兩買而醫之。後蠻王再來。見之歎息。欲以金二百兩買去。勿予之矣。嘗有一勢力者。欲強取之。峒官鑿裂其蹄。然不害於行也。此馬希世之遇。何止來十一於千萬哉。謂可必得。害事多矣。

果下馬

果下馬。土產小駒也。以出德慶之瀧水者爲最高。不踰三尺。駿者有兩脊骨。故又號雙脊馬。健而善行。又

能辛苦。瀧水人多孳牧。歲七月十五日。則盡出其所蓄。會江上。馳騁角逐。買者悉來聚觀。會畢。卽議價交易。它日則難得矣。湖南邵陽營道等處。亦出一種低馬。短項如豬。篤鈍不及瀧水。兼亦稀有雙脊者。

蠻犬

蠻犬如獵狗。警而獯。諸蠻以馬互市於橫山。皆作茅舍野次。謂之茅寮。率攜一犬以自防。盜莫敢近。

猿

猿有三種。金線者。黃玉面者。黑者面亦黑。金線玉面皆難得。或云純黑者雄。金線者雌。又云雄能嘯。雌不能也。子能抱持其母。牢不可拆。人取之。射殺其母。取其子。子猶抱母皮不釋。獵猿者可以戒也。猿性不耐著地。著地輒瀉以死。煎附子汁與之。卽止。登木好以兩臂攀枝上。不甚用足。終日纍纍然。

白鹿

欽州平野多鹿。中有一鹿。大軀長角。玉雪其色。嘗墮蘇氏網羅。幾擒而逸。淳熙乙未二月。有野婦把一白鹿鬻於市。太守鄭以錢七百得之。日取生牛乳飼之。長大。乃雌爾。然馴狎可愛。鄭求得。張曲江進白鹿故事。作纍金羈絡掩尾之飾。將以進。呈而不遂。然欽之白鹿。自昔有之。不足異也。南方野鹿成羣。望人不去。近逼之而後走。性癡。畏聞人氣。人在上風。其走必速。下風則走遲。獵者從下風逼射之。

雌

深廣山中。有獸似豹。常仰視天。雨則以尾窒鼻。南人呼爲倒鼻鼈。捕得則寢處其皮。士夫珍之以藉胡牀。

今冕服所畫。雖是也。夫獸能以尾窒鼻禦雨。斯亦智矣。其登於三代之服章。厥有由哉。

人熊

廣西有獸名人熊。乃一長大人也。被髮裸體。手爪長銳。常以爪剗橄欖木。取其脂液塗身。厚數寸。用以禦寒暑。敵搏噬。是獸也。力能搏虎。每蹶蹕而行。道遇一木根。必拔去而後行。登木而食橡栗。必折盡而後已。余夜宿昭州灘下。聞山中拔木聲。舟師急移舟宿遠岸。問之曰。人熊在山。能卽船害人。又云。往年融州有人熊渡水。人以爲獸也。擊舟刺之以鎗。熊就水接鎗折之。遂破人舟。其在山中遇人。則執人手。以舌掩面而笑。少焉以爪扶人目睛而去。嘗有人熊日坐于獠人之門。獠人每投以飯。因起機心。以大木兩片緊合之中。祿一杙。令兩木中開。次日人熊至。見杙而怒。跨坐。拔去杙而兩木合。正害其勢。乃死。獠人急去木。以米泔洗地。繼而雌至求雄。莫辨所殺之處。遂不爲害。不然。雖獠人亦不可得而安居矣。

山豬

山豬卽毫豬。身有棘刺。能振發以射人。二三百爲羣。以害苗稼。州峒中甚苦之。

花羊

花羊。南中無白羊。多黃褐白斑。如黃牛。又有一種。深褐黑脊白斑。全似鹿羣。山谷望之。眞鹿也。肴饌中羊皮。率青黯。可惜。以無白羊故也。

綿羊

綿羊、出邕州溪峒、及諸蠻國、與朔方胡羊不異、有白黑二色、毛如繭績、翦毛作氊、尤勝朔方所出者。

大狸

凡狸之類不一、多有穴於城郭園林者、其大倍貓、身有黑黯、鳴號洶厲、處處有之、邕別有一種大狸、其毛色如金錢豹、但其錢差大耳、彼人云、歲久則爲豹、其文先似之矣、此皮可寢、及覆胡牀、其大幾及豹也。

風狸

風狸、狀如黃猿、食蜘蛛、晝則拳曲如蝟、遇風則飛行空中、其溺及乳汁、主風疾奇效、有野夫籠一枚詣賓守劉仔任、道晝伏不動、夜則奔躍於籠中不休、需錢五十千、劉笑卻之。

仰鼠

欽州有鼠、形如豬、黑身白腹、仰生土中、攻土而行、逆順前卻、迅疾難捕、人見土面迤邐墳起、卽知其爲鼠、急以鑿斷其前後、夾掘而擒之、不然、一聞鑿聲、退而逝矣。

香鼠

香鼠至小、僅如指擘大、穴於柱中、行地上、疾如激箭、官舍中極多。

石鼠

石鼠、專食山豆根、賓州人捕得、以其腹乾之、治咽喉疾、效如神、功用勝山豆根、謂之石鼠肚。

麝香

自邕州溪峒來者。名土麝。氣臊烈不及西香。然比年西香多僞。雜一臍化爲十數枚。豈復有香。南麝氣味雖劣。以不多得。得爲珍貨。不暇作僞。入藥宜有力。

懶婦

懶婦。世傳織婦慵懶者所化。狀如山豬而小。喜食禾苗。田夫以機軸織紉之器挂田所。則不復近。安平七源等州有之。

山獼

山獼。出宜州溪峒。俗傳爲補助要藥。峒人云。獼性淫毒。山中有此物。凡牝獸悉避去。獼無偶。抱木而枯。獼獼尤貴重。云能解藥箭毒。中箭者。研其骨少許。傅立消。一枚直金一兩。人或買。但得殺死者。功力甚劣。抱木枯者。土人自稀得之。徒有其說而已。

山鳳凰

鳳凰生丹穴。丹穴南方也。今邕州溪峒高崖之上。人跡不至之處。乃有鳳凰巢焉。五色成章。大逾孔雀。如今所畫。而頭特大。百鳥遇之。必環列而立。其頂之冠常盛水。雌雄更飯。未始下人間。南人謂之山鳳凰。石湖虞衡志云。兩江深林有卵。雄者以木枝雜桃膠。封其雌于巢。獨留一窠。雄飛求食以飼之。子成。卽發封。不成。窠窳殺之。此亦暴物。

孔雀

孔雀、世所常見者。中州人得一，則貯之金屋。南方乃腊而食之。物之賤于所產者如此。膽能殺人，以膽一滴，霑于酒盞之臂，而酌以飲人，亦死。前志謂南方有大雀，五色成文，爲鸞鳳之屬。孔者大也。豈是物與？

鸚鵡

占城產五色鸚鵡。唐太宗時，環王所獻是也。案傳謂能訴寒，有詔還之。環王國，卽占城也。余在欽，嘗于鼎守見白鸚鵡、紅鸚鵡、白鸚鵡，大如小鵝，羽毛有粉，如蝴蝶翅。紅鸚鵡，其色正紅，尾如烏鳶之尾，然皆不能言。徒有其表爾。欽州富有鸚哥，頗慧，易教。土人不復雅好。唯福建人在欽者，時或教之歌，乃真成閩音。此禽南州羣飛如野鳥，舉網掩羣，戀以爲鮮，物之不幸如此。

鳥鳳

鳥鳳如喜鵲，色紺碧，頸毛類雄雞鬚，頭有冠，尾垂二弱骨，各長一尺四五寸。其杪始有羽毛一簇，冠尾絕異。大略如鳳，鳴聲清越如笙簫，能度曲，妙合宮商，教之精熟，至能終一闋。又能爲百蟲之音，生左右江溪峒中，極難得，飼以生物，故又難蓄。南方珍禽之尤，然書傳未之紀，當爲難得人罕識云。

秦吉了

秦吉了如鷓鴣，紺黑色，丹味黃距，目下連項，有深黃文，頂毛有縫，如人分髮，能人言，及咳嗽謳吟，聞百蟲音，隨輒效學。比鸚鵡尤慧，大抵鸚鵡聲如兒女，秦吉了聲則如丈夫。出邕州溪峒中，唐書林邑出結遼鳥，林邑今占城，去邕欽州但隔交阯，疑卽吉了也。白樂天諷諫，又自有秦吉了詩。

翡翠

翡翠產于深廣山澤間。穴巢于水次。一壑之水。止一雌雄。外有一焉。必爭界而鬪死。人乃用其機。養一媒。擊諸左手。以行澤中。翡翠見之。就手格鬪。不復知有人也。乃以右手取羅掩之。無能脫者。邕州右江產一等翡翠。其背毛悉是翠茸。窮侈者用以撚織。

雁

雁。秋南春北。謂之陽鳥。吳中太湖。雖盛夏亦有留雁。蓋太湖深處至涼。且有魚蚌可戀也。衡陽有回雁峯。云雁至此。不復南征。余在靜江數年。未嘗見一雁。益信有回雁之說。蓋靜江雖無瘴癘。而深冬多類淺春。故雁不至。況于深廣常燠之地乎。

靈鵲

邕州有禽曰靈鵲。狀如啄木而差大。巢于木穴。生子其中。人以木窒其穴。鵲至無所歸。乃至地禹步。俄而所窒躍去。乃得入穴。其後以灰布地。而窒其穴。欲觀其步而效之。鵲既步。急以爪畫步而入穴。人欲效之。無由。

骨噪

邕州有禽曰骨噪。似竹雞。生茅茨中。人即其巢。原本闕三字折其骨母。乃原本闕一字藥如馬腦大。方寸許。原本闕三字之骨復能步。人逐其母。奪其藥。竟不知。原本闕三字以用。但以囊盛藥。為小兒辟惡。久而藥亦復不見。謹收不

過原本

鳩

邕州溪峒深山有鳩鳥。形如鴟而差大。黑身紅目。音如羯鼓。唯食毒蛇。鳩禹步遇蛇。其聲邦邦然。蛇入石穴。鳩于穴外禹步。有頃石碎。吞之。凡山有鳩。草木悉枯。鳩集于石。其石必裂。或云。鳩秋冬脫羽。人以銀作爪勾取。致之銀瓶。否則手爛。欲加鳩于人。以一羽致酒卽死。

春蟲

白鳥鶴觀之屬。秋則自北而南。春則自南而北。猶雁然而地不同。靜江府人謂之春蟲。欽州蓋春蟲南歸之地也。靜江之興安靈川縣。其人善捕。池塘平野。高木淺林。無非機穽。春蟲北出。必過二縣。欲宿。彷徨不敢下。其捕法云。先訓一春蟲爲媒。則于水塘遍插僞禽。若啄若立之勢。以爲之誘。又于塘側跨水結小低屋。以蔽人形。每晚殺小蝦蟆數籃。置之小屋中。忽見春蟲羣飛。縱媒誘之。以下其媒能前後邀截。必誘入塘。乃止。噫。此禽真賣友者耶。春蟲旣已下。人乃于小屋中暗擲蝦蟆。媒先來食。人乃設機械。暗于水中鈎其脚而取之。其爲械也。製鐵鈎如觀鰲。當其折曲處。又折爲小環如鵝目。令稍缺。可以鈎陷春蟲之脛。于鈎之柄。立小槌寸許。以爲暗行水中。度春蟲近屋。取食。人以鐵鈎暗鈎其足脛。微掣鈎。令脛陷入小環。而不得脫。乃急于水裏拽入小屋。拔其六翮。復縱焉。已不能飛。姑醜之以疑衆禽。少畱。乃得以次取之。

鶉子

廣西海山多鶉。雷化間羅爲鮮。至富也。鶉乃海中黃魚所化成者。黃魚當秋冬。羽翼以化于水中。俟北風拍岸。遂登岸成鶉。便能行入茅葦。海南人捕得黃魚。有半化爲鶉者。莊周鷓鴣之喻。小大不同。其義一也。余嘗推其故。物未有非類而能化者。鳥魚皆生于陰。豈非質異而性同歟。

鬪雞

芥肩金距之技。見于傳而未之覩也。余還自西廣。道番禺。乃得見之。番禺人酷好鬪雞。諸番人尤甚。雞之產番禺者。特鷲勁善鬪。其人飼養亦甚有法。鬪打之際。各有術數。注以黃金。觀如堵牆也。凡雞。毛欲疏而短。頭欲豎而小。足欲直而大。身欲疏而長。目欲深而皮厚。徐步耽視。毅不妄動。望之如木雞。如此者。每鬪必勝。人之養雞也。結草爲塹。使立其上。則足嘗定而不傾。置米高于其頭。使聳膺高啄。則頭常豎而觜利。割截冠綬。使敵雞無所施其觜。剪刷尾羽。使臨鬪易以盤旋。常以翎毛攪入雞喉。以去其涎。而掬米飼之。或以水噴兩腋。調飼一。有法。至其鬪也。必令死鬪。勝負一分。死生卽異。蓋鬪負則喪氣。終身不復能鬪。卽爲鼎實矣。然常勝之雞。亦必早衰。以其每鬪屢濱死也。鬪雞之法。約爲三間。始鬪少頃。此雞失利。其主抱雞少休。去涎飲水以養其氣。是爲一間。再鬪而彼雞失利。彼主亦抱雞少休。如前養氣而復鬪。又爲一間。最後一間。兩主皆不得與。二雞之勝負生死決矣。雞始鬪。奮擊用距。少倦。則盤旋相啄。一啄得所。觜牢不捨。副之以距。能多如是者。必勝。其主喜見于色。番人之鬪雞。又乃甚焉。所謂芥肩金距。真用之。其芥肩也。末芥子。糝于雞之肩腋。兩雞半鬪而倦。盤旋伺便。互刺頭腋下。翻身相啄。以有芥子。能眯敵雞之目。故

用以取勝。其金距也。薄刃如爪。鑿柄于雞距。奮擊之始。一揮距。或至斷頭。蓋金距取勝于其始。芥屑取勝于其終。季孫於此。能無怒耶。小人好勝。爲此凶毒。使微物不得生。自三代已然。

長鳴雞

長鳴雞。自南詔諸蠻來。一雞直銀一兩。形矮而大。羽毛甚澤。音聲圓長。一鳴半刻。

潮雞

廣有潮雞。潮至則啼。身小足矮。昔余襄公靖詩云。客聽潮雞迷早夜。人瞻鷗母識陰晴。是也。

枕雞

欽州有小禽一種。大如初生雞兒。毛翎純黑。項下有橫白毛。向晨必啼。如雞聲。而細人置枕間。以之司晨。亦名曰鶉子。余命曰枕雞。

翻毛雞

雞翻翎皆翻生。彎彎向外。雌雄皆然。二廣皆有之。

嶺外代答卷十

蟲魚門

蝻蛇

蝻蛇能食獐鹿。人見獐鹿驚逸，必知其爲蛇，相與赴之，環而謳譟，呼之曰妖。妖，徒架謂姊也。蛇聞歌，卽俛首。人競採野花置蛇首，蛇愈伏，乃投以木株。蛇就枕焉。人掘坎枕側，蛇不顧也。坎成，以利刃一揮，墮首於坎。急壓以土，人乃四散。食頃，蛇身騰擲。一方草木爲摧，旣死，則剝其皮以鞞鼓，取其膽以和藥，飽其肉而棄其膏。蓋膏能痿人陽道也。人謂大風油，卽稱蝻蛇膏，非是。夫蛇之死，可謂愚矣。然天地之間，物理有所不可曉者，以蛇之大而甘受制，誠愚。然特其未見水耳。彼一見水，必夭矯其形，不受制伏，起而吞人。雖不遇水，有小兒在側，亦忽吞之，是其死也。殆有機緘者存，非蛇之愚也。

六目龜

聞欽七洞有六目龜，欣然異之。因人求得，乃真目之上，有四僞目耳。所謂僞目，卽頭上金黃花紋圓長，中黑似目也。然僞目與真目排比，端正不偏，無一不然，亦足愛矣。常龜養之不死，是龜旬日卽死，是殆不以龜養龜而然歟。

鼈瑤瑁

欽海有介屬曰鼈。大如車輪。皮裏有薄骨十三。如瑇瑁。今人用以爲篋刀筒子者。是也。瑇瑁背甲亦十三片。自然成斑紋。世言鞭血成斑。斯言妄矣。

鱧音壇

欽州海濱有穴處水族曰鱧。狀如龍而無角。長五尺許。蠻人得之。繫而售諸市。管界巡檢劉昂者。見而市之。將烹。同僚念其形之似神物也。請縱之。江。其未得水。則類死矣。一得水。則奮迅蹴踏。天矯滅沒。波頭爲起。俄然而逝。彼么麼其形而猶若是。況真龍哉。

鱣魚

春水發生。鱣魚大魚。自南海入江。至潯象之境。龍門之下。或爲漁網所得。余東歸。將至番禺。有鱣。急棹就舟。繫二鱣求售。大者長六尺。小者四尺。脩鼻侈腮。口隱於頤。身無細鱗。上各有鋒刃。與凡魚不同。惻然念曰。神龍之稱。乃受制於人如此哉。問所需幾何。曰四百。卽市而縱焉。始則舉首出水。少焉揚鬣掉尾。復舉首似顧。悠然而逝矣。

嘉魚

蒼梧大江之南山。曰火山。下有丙穴。嘉魚出焉。所謂南有嘉魚。詩人傳之也。嘉魚形如大鱣魚。身腹多膏。其土人煎食之甚美。其煎也。徒置魚於乾釜。少焉膏溶。自然煎熬。不別用油。謂之自裹。

河魚

左氏河魚腹疾語。迄無定說。余仕古縣。常食市魚。廚者曰。此魚病肚。不堪食。剖視之。滿腹黃水也。後汎舟。見一魚死於舟側。舟人曰。此魚病肚死矣。問何謂病肚。曰。凡物皆有疾。魚在水無他疾。唯病肚乃死。因悟申叔時河魚之說。

竹魚鰕魚

竹魚出灘水。狀似青魚。味如鰕魚。鰕魚亦出灘水。肉白而豐。味似鰕而鬆美。大抵南中魚品如鯉鱒者甚多。而鰕竹二魚爲珍。

鬼蛺蝶

鬼蛺蝶大如扇。四翅。共徑六七寸。褐質間雜色。晃然。下兩翅有翠點。尤光彩。好飛荔枝上。

黑蛺蝶

黑蛺蝶大如扇。橘蠹所化。翅墨黑而有翠綵一行。特爲鮮明。北人或名元武蟬。

天鰕

南方有飛蟲。有翅如飛蛾。其尾如蟋蟀。色白。身長似小鰕。然夏秋之間。晚飛蔽天。墮水。人以長竹竿橫江。而使風約之。如萍之聚。早乃掉舟搏取。縷肥肉。合以爲鮓。味頗美。然此夜墮水。次早卽取。乃可用。稍遲一夕。已脫而化矣。

蠶

余在欽。一夕燕坐。見有似蜥蜴而差大者。身黃脊黑。頭有黑毛。抱疎籬之杪。張額四顧。聳身如將躍也。適有士子相訪。因請問之。答曰。此名十二時。其身之色。一日之內。逐時有異。口嘗含毒。俟人過。則射其影。人必病。余曰。非所謂螫者歟。生曰。然。書傳所載。卽是物也。未幾。余染瘴。幾殆。

古蹟門

韶石

韶石山。在韶州東北。高七十丈。闊一百五十丈。昔虞舜登此石奏韶樂。因以名州。晉永和二年。有飛仙遊其上。張循州韶石圖。有三十六石名。因具於左。新婦石。毬門石。大禾倉石。小禾倉石。太平石。盤龍石。獅子石。侍石。上鱗魚石。下鱗魚石。帽子峯石。鳳閣石。羅仙峯石。雙闕石。馬鞍石。四接石。使石。三峯石。桃石。大香鑪石。小香鑪石。駱駝石。奏樂石。樓閣石。寶蓋石。硯面石。虹霓石。朝仙峯石。覆船石。五羊石。圓石巖。鍾石。續石。石臼。石井。

缺一

秦城

湘水之南。靈渠之口。大融江小融江之間。有遺堞存焉。名曰秦城。實始皇發謫戍五嶺之地。秦城去靜江城北八十里。有驛在其旁。張安國紀之詩曰。南防五嶺北防胡。猶復稱兵事遠圖。桂海冰天塵不動。誰知壠上兩耕夫。北二十里有險曰嚴關。羣山環之。烏道微通。不可方軌。此秦城之遺蹟也。形勢之險。襟喉之

會水草之美。風氣之佳。真宿兵之地。據此要地。以臨南方。水已出渠。自是可以方舟而下。陸苟出關。自是可以成列而馳。進有建瓴之利勢。退有重險之可蟠。宜百粵之君。委命下吏也。

綠珠井

鬱林州博白縣。古白州也。晉石崇妾綠珠。實生焉。有井名綠珠。云其鄉飲是。多生美女。異時鄉父老有識者。聚而謀。寔是井。後生女。乃不甚美。或美必形不具。深山大澤。實生龍蛇。掩井之人。亦云智矣。

古富州

古富州。今昭州昭平縣。在灘江之濱。荆棘叢中。止有三家茅屋。及一縣衙。真所謂三家市也。有舟人登岸飲酒。遂宿茅屋家。夜半。覺門外託託有聲。主人戒之曰。毋開門。此虎也。奴起而視之。乃一乳虎。將數子以行。今爲縣。乃爾。不知昔日何以爲州耶。

銅柱

漢馬伏波平交趾。立銅柱。爲漢極西界。唐馬總爲安南都護。夷獠爲建二銅柱於伏波之處。以明總爲伏波之嗣。是銅柱在安南矣。又唐何履先定南詔。復立馬援銅柱。按南詔。今大理國。則是銅柱復當在大理。又占不勞之地。南有大浦。有五銅柱山。形若倚蓋。西重巖。東崖海。按占不勞。今占城也。然則銅柱又當在占城。聞欽境古森峒。與安南抵界。有馬援銅柱。安南人每過其下。人以一石培之。遂成丘陵。其說曰。伏波有誓云。銅柱出。交趾滅。培之。懼其出也。又云。交趾境內有數銅柱。未知孰是。

陟屺寺

欽州靈山縣東南三十里。有武利場。俗傳唐則天母氏故里也。去場不遠。有陟屺寺遺址。云則天念母。爲建寺祈福之地。猶有豐碑。斷裂茅檜間。字畫略可辨。其文則盧肇奉敕撰。按則天父武士彠。晉人。母楊。未詳家何地。后得志。封榮國夫人。榮國卒。后出珍幣。建佛廬以徼福。然則陟屺之說。固苗裔矣。惜肇碑剝落。不可考也。然亦可疑。肇。袁州人。奮跡武宗朝。去則天固遠。將奉何敕作記耶。

交趾

記曰。南方曰蠻。雕題交趾。有不火食者矣。交州記曰。交趾之人。出南定縣。足骨無節。身有毛。臥者更扶始得起。余至欽。見夫黑齒跣足。阜其衣裳者。人耳。烏觀所謂足無節。身有毛者哉。人言道州侏儒。今道州人七尺。而昭州恭城縣。與道接畛。閒產一二侏儒。竊意南定縣如恭城也。不然。豈其人足皆無節。而能更相扶耶。閒受戾氣。遂以得名。意當如此。

儷耳

儷耳。今昌化軍也。自昔爲其人耳長至肩。故有此號。今昌化曷嘗有大耳兒哉。蓋南蕃及黎。人人慕佛。相好故作大環以墜其耳。俾下垂至肩。實無益於耳之長。其竅乃大寸許。

冰井火山

梧州城東。有方井二。冰泉清冽。非南方水泉比也。謂之冰井。其南隔江有火山。下有丙穴。嘉魚生焉。元次

山嘗爲梧州有火山無火、冰井無冰之句。

蠻俗門

蠻俗

蠻夷人物強悍。風俗荒怪。中國姑羈縻之而已。其人往往勁捷。能辛苦。穿皮履。上下山如飛。其械器有桶子甲、長槍、手標、偏刀、原闕牌山弩、竹箭、枕榔箭之屬。民編竹苦茅爲兩重。上以自處。下居雞豚。謂之麻欄。生理苟簡。冬編鷺毛木棉。夏緝蕉竹麻紵爲衣。搏飯掬水以食。家具藏土窖。以備寇掠。土產生金、銅、鉛、綠、丹砂、翠羽、峒綵、練布、八角茴香、草菓、諸藥。各遂其利。不困乏。今黃姓尙多。而儂姓絕少。智高亂後。儂氏善良。許從國姓。今多姓趙氏。宜州徼外。西原黃峒武陽羣小蠻。卽唐黃家賊之地。崇建南丹使控制之。然莫氏家人。亦有特相攻奪其刺史。莫延葑逐其弟延廩而自立。延廩奔朝廷。謂之出宋。凡州峒歸明者皆稱出宋。延葑淫酷。不能服其類鄰。永樂周王民與爲仇。相攻。官反爲和解。延葑恃此益驕。不奉法。至私刻經略安撫司。及宜州溪峒司印。效帥守花書行移。以嚇諸蕃落。邊將常恭。懷姦利。與交通囊橐。爲代作奏章。冒至闕下。不關白經略司。范石湖作帥。捕劾以聞。削藉竄之。其後稍讐。

獠俗

獠在右江溪峒之外。俗謂之山獠。依山林而居。無酋長版籍。蠻之荒忽無常者也。以射生食動。而活蟲豸。能蠕動者。皆取食。無年甲姓名。一村中。推有事力者曰郎火。餘但稱火。歲首。以土杯十二貯水。隨辰位布。

列郎火禱焉。經夕，集衆往觀。若寅有水而卯涸，則知正月雨二月旱，自以不差。諸蕃歲賣馬於官道，其境必要取貨及鹽牛，否則梗馬路，官亦以鹽綵和謝之。舊傳其類有飛頭鑿齒，鼻飲白衫，花面赤棍之屬，二十一種。今右江西南一帶甚多，殆百餘種也。唐房千里異物志言獠婦生子卽出，夫憊臥如乳婦，不謹其妻，則病乃無苦。

入寮

邕州諸溪峒，相爲婚姻。峒官多姓黃，悉同姓婚也。其婚嫁也，唯以麤豪痛擾爲尙。送定禮儀，多至千人，金銀幣帛固無，而酒酢爲多。然其費亦云甚矣。婿來就親，女家於所居五里之外，結草屋百餘間與居，謂之入寮。婿家以鼓樂送婿入寮，女家亦以鼓樂送女往寮。女之婢妾百餘，婿之僕從至數百人。結婚之夕，男女家各盛兵爲備，少有所爭，則兵刃交接。成婚之後，婿常袖刀而行，妻之婢少迂其意，卽手殺之，謂之還英雄。入寮半年，而後婦歸夫家。夫自入寮以來，必殺婢數十，而後妻黨畏之，否則以爲懦。

挂劍

邕州溪峒之外，西南有蠻，其夫甚剛，其妻甚怯。夫婦異室，妻之所居，深藏不見人形。夫過其妻，必挂劍於門，而後入。其合夫婦之道，夜期於深山，不以其所居也。云不如是，則鬼物有顯誅。

繡面

海南黎女，以繡面爲飾。蓋黎女多美，昔嘗爲外人所竊。黎女有節者，涅面以礪俗。至今慕而效之。其繡面

也。猶中州之笄也。女年及笄。置酒會親舊女伴。自施針筆。爲極細花卉飛蛾之形。絢之以徧地淡粟紋。有皙白而繡文翠青花紋。曉了工緻極佳者。唯其婢不繡。邕州溪峒使女。懼其逃亡。則黥其面。與黎女異矣。

鼻飲

邕州溪峒及欽州邨落。俗多鼻飲。鼻飲之法。以瓢盛少水。置鹽及山薑汁數滴於水中。瓢則有竅。施小管如瓶嘴。插諸鼻中。導水升腦。循腦而下入喉。富者以銀爲之。次以錫。次陶器。次瓢。飲時。必口噉魚鮮一片。然後水安流入鼻。不與氣相激。既飲。必噫氣。以爲涼腦快膈。莫若此也。止可飲水。謂飲酒者。非也。謂以手掬水吸飲。亦非也。史稱越人相習以鼻飲。得非此乎。

飛馳

交趾俗。上巳日男女聚會。各爲行列。以五色結爲球。歌而拋之。謂之飛馳。男女目成。則女受馳而男婚已定。

踏搖

獠人。每歲十月旦。舉峒祭都貝大王。於其廟前會男女之無夫家者。男女各羣。連袂而舞。謂之踏搖。男女意相得。則男呶嚶奮躍。入女羣中。負所愛而歸。於是夫婦定矣。各自配合。不由父母。其無配者。姑俟來年。女三年無夫。負去。則父母或殺之。以爲世所棄也。

款塞

史有款塞之語。亦曰納款。讀者略之。蓋未觀其事爾。款者誓也。今人謂中心之事爲款。獄事以情實爲款。蠻夷效順。以其中心情實發其誓詞。故曰款也。乾道丁亥。靜江獠人犯邊。范石湖檄余白事帥府。與聞圍結邊民之事。獠人計窮。出而歸命。乃詣帥府納款。其詞曰。某等旣充山職。今當鈐束男姪。男行把棒。女行把麻。任從出入。不得生事。若生事者。上有太陽。下有地宿。其翻背者。生男成驢。生女成豬。舉家絕滅。不得翻面說好。背面說惡。不得偷寒送暖。上山同路。下水同船。男兒帶刀。同一邊一點。一齊同殺盜賊。不用此款。竝依山例。山例者。殺之也。他語甚鄙。不可記憶。聊記其謂款者如此。

木契

獠人無文字。其要約。以木契合二板而刻之。人執其一。守之甚信。若其投牒於州縣。亦用木契。余嘗攝靜江府靈川縣。有獠人私爭。赴縣投木契。乃一片之板。長尺餘。左邊刻一大痕。及數十小痕。於其下。又刻一大痕於其上。而於右邊刻一大痕。牽一線道。合於右大痕。又於正面刻爲箭形。及以火燒爲痕。而鑽板爲十餘小竅。各穿以短稻稈。而對結縹焉。殊不曉所謂。譯者曰。左下一大痕。及數十小痕。指所論讎人。將帶徒黨數十人。以攻我也。左上一大痕。詞主也。右一大痕。縣官也。牽一線道者。詞主遂投縣官也。刻爲箭形。言讐人以箭射我也。火燒爲痕。乞官司火急施行也。板十餘竅。而穿草結縹。欲讎人以牛十餘頭備償我也。結縹以喻牛角云。

溪峒及邕欽瓊廉村落閒不飲清酒以小甕乾醞爲濃糟而貯留之每觴客先布席於地以糟甕置賓主閒別設水一盃副之以杓開甕酌水入糟插一竹管管長二尺中有關捩狀如小魚以銀爲之賓主共管吸飲管中魚閉則酒不升故吸之太緩與太急皆足以閉魚酒不得而飲矣主飲魚閉取管理之以授客客復吸飲再埋管以授主飲將竭再酌水攪糟更飲至甚醜而止其爲壽也不別設酒主人妻子同壽客其妻先酌水入甕致詞以管授客飲已男若女迭酌水爲壽客之多飲壽酒也實多飲水耳名曰打鬢南人謂甕爲鬢。

抵鷓

自安南及占城真臘皆有肩輿以布爲之制如布囊以一長竿舉之上施長篷以木葉鱗次飾之如中州轎頂也二人舉一長竿又二人策行安南名曰抵鷓安南使者黃榮以一抵鷓載一妾自隨凡使者至欽皆有涼轎釘鉸黑漆甚澤而兩竿盡短雨晴皆用之此蓋效中國爲之也若其本國只用抵鷓爾。

十妻

南方盛熱不宜男子特宜婦人蓋陽與陽俱則相害陽與陰相求而相養也余觀深廣之女何其多且盛也男子身形卑小顏色黯慘婦人則黑理充肥少疾多力城郭虛市負販逐利率婦人也而飲之小民皆一夫而數妻妻各自負販逐市以贍一夫徒得有夫之名則人不謂之無所歸耳爲之夫者終日抱子而遊無子則袖手安居羣婦各結茅散處任夫往來曾不之較至于溪峒之首例有十妻生子莫辨嫡庶至

於讎殺云。

捲伴

深廣俗多女。嫁娶多不以禮。商人之至南州。竊誘北歸。謂之捲伴。其土人亦是捲伴。不能如商人之徑去。則其事乃有異始也。既有桑中之約。卽暗置禮聘書於父母牀中。乃相與宵遁。父母乍失女。必知有書也。索之。祗席閒果得之。乃聲言訟之。而迄不發也。歲月之後。女既生子。乃與婿備禮歸寧。預知父母初必不納。先以醕酒入門。父母佯怒擊碎之。婿因請託鄰里祈懇。父母始需索聘財。而後講翁婿之禮。凡此皆大姓之家然也。若乃小民有女。惟恐人不誘去耳。往誘而不去。其父母必勒女歸家。且其俗如此。不以爲異也。

鬪白馬

廣人妻之父母死。壻至祭。必乘馬而往。以二牌棒手前導。將至妻家。駐馬以待。妻家亦以二牌棒手對敵。謂之鬪白馬。壻勝。則祭得入。不勝。則不得入。故壻家必勝以入其祭。

迎茅娘

欽廉子未娶而死。則束茅爲婦於郊。備鼓樂迎歸。而以合葬。謂之迎茅娘。昔魏武愛子蒼舒卒。聘甄氏亡女合葬。明帝愛女淑卒。娶甄氏亡孫合葬。欽之迎茅娘。夷風也。曹氏父子直爲冥婚。豈足尙。

志異門

天神

廣右敬事雷神。謂之天神。其祭曰祭天。蓋雷州有雷廟。威靈甚盛。一路之民敬畏之。欽人尤畏。圃中一木樵死。野外片地。草木萎死。悉曰天神降也。許祭天以禳之。苟雷震其地。則又甚也。其祭之也。六畜必具。多至百牲。祭之必三年。初年薄祭。中年稍豐。末年盛祭。每祭。則養牲三年。而後克盛祭。其祭也極謹。雖同里巷。亦有懼心。一或不祭。而家偶有疾病官事。則鄰里親戚衆尤之。以爲天神實爲之災。

聖佛

南海諸蕃國。皆敬聖佛。相傳聖佛出世。在真臘國之占里婆城。聖佛女子也。有夫渡海而舟爲龍王所蕩。乃謂龍王曰。使我登岸。當歲生一子。以奉龍王。既海神送其舟於占里婆城。乃顯神異。人有慢輕。必降禍也。人有祈求。必赴感焉。人有自欺於前。必報驗焉。南蕃皆敬事之。凡相爭者。必相要質於聖佛前。曲者不敢往也。南蕃所居皆茅廬。唯聖佛廟貌甚整。黃金飾像。四軀爲四殿。蓋一佛而三夫也。女巫數輩。謂之夷婆。廟多鼓舞。血食無虛日。每歲正月十三日。設廬於廟前。積禾於中。請聖像出廟。而焚禾以祭。十四日。聖佛歸廟。二十日。聖佛生子。乃忽有一圓石出其身。二十日夜。舉國人民不寢。以聽佛之生子。明日。國人皆奉珍寶犀象獻佛。其所生子。舟載而投諸海。以奉龍王云。六合之外。妖祥怪誕。愈多如此。

甯諫議

欽州甯諫議廟。去城數十里。太守到任。謁之。雨暘不時。禱之輒應。六朝時。有甯猛力。據有其地。隋朝因拜

猛力爲安州刺史。然恃險驕倨自若也。自令狐熙爲桂州總管。諭以恩信。乃詣府請謁。後熙奏改安州爲欽州。猛力欲隨使者何稠入朝而死。其子長眞。葬畢卽入朝。乃以長眞嗣爲欽州刺史。唐高祖授長眞欽州都督。長眞死。子據襲刺史。然則諫議其猛力歟。猛力最有功於欽。欽人卽其墓宅社而稷之。置祭田數頃。諸甯掌之。至今尙存。諸甯今爲大姓。每科舉嘗有薦名者。欽之祀無非淫祠。惟諫議爲正。

武婆婆

廣右人言武后母。本欽州人。今皆祀武后也。冠幘巍然。衆人環坐。所在神祠。無不以武爲尊。巫者招神。稱曰武太后孃孃。俗曰武婆婆也。

轉智大王

欽州陳承制。名永泰。熙寧八年。交趾破欽。死於兵。先是交人謂欽人曰。吾國且襲取爾州。以告永泰。弗信。交舟入境。迅甚。永泰方張飲。又報抵城。復弗顧。交兵入城。遂擒承制。以下官屬於行衙。曰。不殺汝。徒取金帛爾。旣大掠。則盡殺之。欽人塑其像於城隍廟祀之。號曰轉智大王。凡嘲人不慧。必曰陳承制云。

新聖

廣西凌鐵爲變。鄧運使擒之。蓋殺降也。未幾。鄧卒若有所覩。廣西羣巫乃相造妖。且明言曰。有二新聖。曰鄧運使。凌太保。必速祭。不然。癘疫起矣。里巷大懼。結竹粘紙爲轎馬旗幟器械。祭之於郊。家出一雞。旣祭。人懼而散。巫獨攜數百雞以歸。因歲歲祠之。巫定例云。與祭者不得罪胙。故巫歲有大獲。在欽爲尤甚。

雞卜

南人以雞卜。其法以小雉雞未孳尾者。執其兩足。焚香禱所占而撲殺之。取腿骨洗淨。以麻線束兩骨之中。以竹挺插所束之處。俾兩腿骨相背於竹挺之端。執挺再禱。左骨爲儂。儂者我也。右骨爲人。人者所占之事也。乃視兩骨之側。所有細竅。以細竹挺長寸餘者。徧插之。或斜。或直。或正。或偏。各隨其斜直正偏而定吉凶。其法有一十八變。大抵直而正。或附骨者多吉。曲而斜。或遠骨者多凶。亦有用雞卵卜者。焚香禱祝。書墨於卵。記其四維而煮之。熟乃橫截。視當墨之處。辨其白之厚薄。而定儂人吉凶焉。昔漢武奉越祠雞卜。其法無傳。今始記之。

茅卜

南人茅卜法。卜人信手摘茅。取占者左手。自肘量至中指。尖而斷之。以授占者。使禱所求。卽中摺之。祝曰。奉請茅將軍。茅小孃。上知天綱。下知地理。云云。遂禱所卜之事。口且禱。手且摺。自茅之中摺至尾。又自茅中摺至首。乃各以四數之。餘一爲料。餘二爲傷。餘三爲疾。餘四爲厚料者。雀也。謂如占行人。早占遇料。行人當在路。此時雀已出巢故也。日中占遇料。則行人當晚至。時雀至暮當歸爾。晚占遇料。則雀已入巢。不歸矣。傷者。聲也。謂之笑面貓。其卦甚吉。百事歡欣和合。疾者。黑面貓也。其卦不吉。所在不和合。厚者。滯也。凡事遲滯。茅首餘二名曰料貫傷。首餘三名曰料貫疾。餘皆做此。南人卜此最驗。精者能以時辰與茅折之委曲。分別五行而詳說之。大抵不越上四餘。而四餘之中。各有吉凶。又係乎所占之事。當卜之時。或遇

人來則必別卜。曰：外人踏斷卦矣。余以爲此法卽易卦之世應撰著也。嘗聞楚人筮卜，今見之。

南法

祝融之墟，威靈所萃。其間異法，亦天地造化之流也。巫以荆得名，豈無自而然哉。嘗聞巫覡以禹步咒訣，鞭笞鬼神，破廟殞竈。余嘗察之南方，則果有源流。蓋南方之生物也，自然稟禁忌之性，在物且然，況於人乎。邕州溪峒有禽曰靈鷲，善禹步以去室塞。又有鳩鳥，亦善禹步以破山石。有鹽曰十二時，能含毒射人影，以致病。以是觀之，南人之有法，氣類實然。然今巫者畫符，必爲鳩頂之形，亦可見其源流矣。是故愈西南愈多詭異，茫茫天地，法各有本，必有精于法者，亦云自然而然，非人所能爲也。

家鬼

家鬼者，言祖考也。欽人最畏之。村家入門之右，必爲小巷，升當小巷右壁，穴隙方二三寸，名曰鬼路。言祖考自此出入也。人入其門，必戒以不宜立鬼路之側，恐妨家鬼出入。歲時祀祖先，卽於鬼路之側，陳設酒肉，命巫致祭。子孫合樂以侑之。窮三日夜乃已。城中居民，於廳事上置香火，別自堂屋開小門以通街，新婦升廳一拜家鬼之後，竟不敢至廳。云儻至，則家鬼必繫殺之。惟其主婦無夫者，乃得至廳。

挑生

廣西挑生殺人，以魚肉延客，對之行厭勝法。魚肉能反生於人腹中，而人以死相傳，謂人死陰役於其家。有一名士，嘗爲雷州推官，親勘一挑生公事，置肉盤下，俾囚作法以驗其術。有頃發視，肉果生毛，何物淫

鬼乃能爾也。然解之亦甚易。但覺有物在胸膈。則急服升麻以吐之。覺在腹中。急服鬱金以下之。此方亦雷州鏤板印散者。蓋得之於囚也。

蠱毒

廣西蠱毒有二種。有急殺人者。有慢殺人者。急者頃刻死。慢者半年死。人有不快於己者。則陽敬而陰圖之。毒發在半年之後。賊不可得。藥不可解。蠱莫慘焉。乾道庚辰。欽州城東有賣漿者。蓄蠱毒。敗而伏辜。云其家造毒。婦人倮形披髮夜祭。作糜粥一盤。蝗蟲蚘蝶百蟲。自屋上來食。遺矢乃藥也。欲知蠱毒之家。入其門上下無纖埃者。是矣。今黎峒溪峒人。置酒延客。主必先嘗者。示客以不疑也。

罔兩

淳熙乙未正月朔。罔兩見於融州融水縣治。有人之影。無人之形。倮而披髮者。無萬數。有一手力持紙錢焚之。影競赴火。又復散亂。有頃乃沒。是日城外有神廟。煙火自地出。經日而滅。一郡大驚。鄭隕夢。爲融教官。日見而言之。是年融不聞有異。

柳州蜈蚣

柳州種甘堂。頃年。夜有光出柱上。蠹穴中。滿堂如月。剔視。見鱗甲大如鏡。太守知異物。集吏卒持斧鋌齧刺之。有聲砉然。破柱乃大蜈蚣。長竟柱。腦中得珠如鷺卵。圓走盤。光遂不見。

桂林猴妖

靜江府疊綵巖下。昔日有猴。壽數百年。有神力變化。不可得制。多竊美婦人。歐陽都護之妻。亦與焉。歐陽設方略殺之。取妻以歸。餘婦人悉爲尼。猴骨葬洞中。猶能爲妖。向城北民居。每人至必飛石。惟姓歐陽人來則寂然。是知爲猴也。張安國改爲仰山廟。相傳洞內猴骨宛然。人或見。眼忽微動。遂驚去矣。

